

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厲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也

四月復南大吉書

大吉入 覲見黜於時致書先生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畧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先生讀之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于是復書曰世之

高抗通脫之士拘富貴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旣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

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礙故凡
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
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體窒吾淵泉時出之
用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
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爲
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關中自古多豪傑橫
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
有所振發興起變氣節爲聖賢之學將必自
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爲無意乎

答歐陽德書

德初見先生於虔最年少時已領鄉薦先生
恒以小秀才呼之故遣服役德欣欣恭命雖
勞不怠先生深器之嘉靖癸未第進士出守
六安州數月奉書以爲初政倥偬後稍次第
始得與諸生講學先生曰吾所講學正在政
務倥偬中豈必聚徒而後爲講學耶又嘗與
書曰良知不因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
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

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則無知矣故致良知是聖門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之末則落在第二義矣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爲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爲未得精一之旨則一也○德洪與王畿並舉南宮俱不廷對偕黃弘綱張元冲同舟歸越先生喜凡初及門者必令引導俟志定有入方請見每臨坐默對焚香無語

八月答聶豹書

是年夏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來見先生別後致書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先生答書畧曰讀來論誠見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乃區區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大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

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
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
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
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
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
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
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
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
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而靳天下之信己也

務致其良知求其自慊而已矣後世良知
學不明天下之人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
私利之實詭詞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掩人之
善而襲以爲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
忿以相勝而猶謂之狗義險以相傾而猶謂
之疾惡妬賢嫉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
縱慾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凌相賊自其一
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彼此藩籬之隔而况
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

手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
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
之墮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
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
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以爲是病狂喪
心之人耳嗚呼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
之非笑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爲諂
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爲不知
禮而侮之以爲東家丘者有嫉而阻之者有

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
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鄙哉硜硜
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
列尚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
而且以之爲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
十之一二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
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暖席者寧以斬人之
信我知我而已哉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
道爲已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

以徬徨四顧相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一洗讒妬勝忿之習以躋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會稽素躡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天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

事斯語奚瑕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愬然者輒復云爾○按豹初見稱晚生後六年出守蘇州先生已違世四年矣見德洪王畿曰吾學誠得諸先生尚冀再見稱贊今不及矣茲以二君爲證具香案拜先生遂稱門人

十一月庚申子正億生

繼室張氏出先生初得子鄉先達有靜齋六有者皆踰九十聞而喜以二詩爲賀先生次

全書卷三十四
全書三
韻謝答之有曰何物敢云繩祖武他年只好
共爺長之句蓋是月十有七日也○先生初
命名正聰後七年壬辰外舅黃綰因時相避
諱更今名

十二月作惜陰說

劉邦采合安福同志爲會名曰惜陰請先生
書會籍先生爲之說曰同志之在安成者間
月爲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
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羣而索居志不能無少

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
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
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
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
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
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
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
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
寧獨大禹爲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

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
鷄鳴而起孳孳爲利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
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按先生明
年丁亥過吉安寄安福諸同志書曰諸友始
爲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聞
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
知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
之矣明道有云寧學聖人而不至不以一善
而成名此爲有志聖人而未能真得聖人之

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說乃
真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却無不至
者惟恐吾儕尚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
致志於此耳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在越

正月

先生與宗賢書曰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
時工夫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平
日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化然日就頹靡者

近與誠甫言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彼此
約定但見微有動氣處即須提起致良知話
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
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
得憤怒嗜慾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
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
時其功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
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
醒時即如白日一出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

恥近乎勇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
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意氣不能陵
軋得人憤怒嗜慾不能直意任情爲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古之大臣更不稱他知謀才畧只是一箇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畧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須是克去己私真能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康濟得天下稅田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能不枉此出世一遭也

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

守益錄先生文字請刻先生自標年月命德洪類次且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爲次不復分別體類蓋專以講學明道爲事不在文辭體製間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請刻先生曰此使非孔子刪述六經手段三代之教不明蓋

因後世學者繁文盛而實意衰故所學忘其本耳比如孔子刪詩若以其辭豈止三百篇惟其一以明道爲志故所取止此例六經皆然若以愛惜文辭便非孔子垂範後世之心矣德洪曰先生文字雖一時應酬不同亦莫不本於性情況學者傳誦日久恐後爲好事者攬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先生許刻附錄一卷以遺守益凡四冊

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

六月疏辭不允

先是廣西田州岑猛爲亂提督都御史姚鏌
征之奏稱猛父子悉擒已降 勅論功行賞
訖遺目盧蘇王受構衆煽亂攻陷思恩鏌復
合四省兵征之久弗克爲巡按御史石金所
論 朝議用侍郎張璫桂萼薦特起先生總
督兩廣及江西湖廣軍務度量事勢隨宜撫
勅設土官流官孰便弁覈當事諸臣功過以
聞且責以體國爲心毋或循例辭避先生聞

命上疏言臣伏念君命之召當不俟駕而行
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患疾疾增劇若冒
疾輕出至於偵事死無及矣臣又復思思田
之役起於土官豐殺比之延賊之攻劫郡縣
荼毒生靈者勢尚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
集鏌素老成一時利鈍亦兵家之常御史石
金據事論奏所以激勵鏌等使之善後收之
桑榆也臣以爲今日之事宜專責鏌等隆其
委任重其威權畧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

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諳民情土俗如尚書胡世寧李承勛者往代其任事必有濟䟽入 詔鑠致仕遣使敦促上道

八月

先生將入廣嘗爲客坐私囑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悖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僭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

貨之謀寘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爲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九月壬午發越中

是月初八日德洪與畿訪張元冲舟中因論爲學宗旨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

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話頭德洪曰
何如畿曰心體既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
無惡知亦是無善無惡物亦是無善無惡若
說意有善有惡畢竟心亦未是無善無惡德
洪曰心體原來無善無惡今習染既久覺心
體上見有善惡在爲善去惡正是復那本體
功夫若見得本體如此只說無功夫可用恐
只是見耳畿曰明日先生啓行晚可同進請
問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將入內閣洪與畿

候立庭下先生復出使移席天泉橋上德洪
舉與畿論辯請問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
一問我今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證及此者
二君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須用德
洪功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二君相取爲益
吾學更無遺念矣德洪請問先生曰有只是
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虛
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霾鱧氣何
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爲太虛之障人心本

體亦復如是太虛無形一過而化亦何費纖毫氣力德洪功夫須要如此便是合得本體功夫幾請問先生曰汝中見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執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難遇一悟本體即見功夫物我內外一齊盡透此顏子明道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二君已後與學者言務要依我四句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躋聖位

以此接人更無差失幾曰本體透後於此四句宗旨何如先生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自初學以至聖人只此功夫初學用此循循有入雖至聖人窮究無盡堯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先生又重囑付曰二君以後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無不接着我年未立教亦更幾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識以來已爲習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

一切事爲俱不着實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
不早說破是日洪畿俱有省

甲申渡錢塘

先生遊吳山月巖巖灘俱有詩過釣臺曰憶
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
戈起空山煙霧深往跡如夢裏微雨林徑滑
肺病雙足胝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
何碌碌高尚乃如此瘡痍念同胞至人匪爲
已過門不遑入憂勞豈得已滔滔良自傷果

哉末難已跋曰右正德己卯獻俘行在過釣
臺而弗及登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肺
病足瘡徒顧瞻懷望而已書此付桐廬尹沈
元材刻置亭壁聊以紀經行歲月云耳時從
行進士錢德洪王汝中建德尹楊思臣及元
材凡四人

丙申至衢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
院諸生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

破踪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媿爾師天
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德洪汝中方卜築書
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之不踏天真路依
稀二十年石門深竹徑蒼峽瀉雲泉泮壁環
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
今祠有仰止祠環海樸太極雲泉瀉雲諸亭
戊戌過常山

詩曰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名山遍深歷
悠悠鬢生絲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

忽有覺九還乃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
離本無終始竟寧有死生期彼我遊方士詭
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傳困多岐乾坤由
我在安用他求爲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
十月至南昌

先生發丹廣信沿途諸生徐樾張士賢桂軌
等請見先生俱謝以兵事未暇許回途相見
徐樾自貴溪追至餘干先生令登舟樾方自
白鹿洞打坐有禪定意先生目而得之令舉

似曰不是已而稍變前語又曰不是已而更
端先生曰近之矣此體豈有方所譬之此燭
光無不在不可以燭上爲光因指舟中曰此
亦是光此亦是光直指出舟外水面曰此亦
是光棹領謝而別明日至南浦父老軍民俱
頂香林立填途塞巷至不能行父老頂輿傳
遍入都司先生命父老軍民就謁東入西出
有不舍者出且復入自辰至未而散始舉有
司常儀明日謁文廟講太學於明倫堂諸生

屏擁多不得聞唐堯臣獻茶得上堂旁聽初
堯臣不信學聞先生至自鄉出迎心已內動
比見擁謁驚曰三代後安得有此氣象耶及
聞講沛然無疑同門有黃文明魏良器輩笑
曰迪遜王亦來投降乎堯臣曰須得如此大
捕人方能降我爾輩安能

至吉安大會士友螺川

諸生彭簪王釗劉陽歐陽瑜等偕舊遊三百
餘迎入螺川驛中先生立談不倦曰堯舜生

知安行的聖人猶兢兢業業用困勉的工夫
吾儕以困勉的資質而悠悠蕩蕩坐享生知
安行的成功豈不誤已誤人又曰良知之妙
真是周流六虛變通不居若假以文過飾非
爲害大矣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
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

十一月至肇慶

是月十八日抵肇慶先生寄書德洪畿曰家
事賴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

劘於其間吾可以無內顧矣紹興書院中同
志不審近來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旣任其責
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
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夾持不致
遂有傾倒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
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山林亦每以自
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
策聊亦以此視鞭影耳即日已抵肇慶去梧
不三四日可到方入穴場紹興書院及餘姚

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

乙未至梧州上謝 恩疏

二十日梧州開府十二月朔上疏曰田州之事尚未及會議審處然臣沿途諮訪頗有所聞不敢不爲 陛下言其畧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爲諸獍獠及諸流賊而設事權實專且重若使振其兵威自足以制服諸蠻夫何軍政日壞

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有警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桀驁及事之平則又功歸于上而彼無所與固不能以無怨憤始而徵發愆期旣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今山獍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旣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

其可憂危奚啻千百於二酋者之爲患其事
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
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臣又聞諸兩廣士民
之言皆謂流官久設亦徒有虛名而受實禍
詰其所以皆云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
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旣設流官之後官
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
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十八九年之
間反者數起征勦日無休息浚良民之膏血

而塗諸魚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可識
矣論者以爲旣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成
之嫌恐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
炭而不敢明爲 朝廷一言寧負 朝廷而
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
而庇於民死且爲之而何物議之足計乎臣
始至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亦可槩見矣
田州切近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獐獍盤據動
以千百必須存土官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

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後必有悔奏下尚書王時中持之得 旨守仁才畧素優所議必自有見事難遙度俟其會議熟處要須情法得中經久無患事有宜亟行者聽其便宜勿懷顧忌以貽後患○初總督命下具疏辭免及豫言處分思田機宜凡當路相知者皆寓書致意與楊少師曰惟大臣報國之忠莫大於進賢去讒自信山林之志已堅而又素受知己之

愛不復嫌避故輒言之乃今適爲己地也昔有以邊警薦用彭司馬者公獨不可曰彭始成功今或少挫非所以完之矣公之愛惜人才而欲成全之也如此獨不能以此意推之其平素不忍終棄病痊或使得備散局如南此大常國子之任則圖報當有日也與黃綰書曰往年江西起義將士功久未上人無所勸再出何面目見之且東南小醜特瘡疥之疾百辟讒嫉朋比此則腹心之禍大爲可憂

者諸公任事之勇不思何以善後大都君子
道長小人道消疾病既除元氣自復但去病
太亟亦耗元氣藥石固當以漸也又曰思田
之事本無緊要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難收
拾所謂生事事生是已今必得如奏中所請
庶圖久安否則反覆未可知也與方獻夫書
曰 聖主聰明不世出今日所急惟在培養
君德端其志向於此有立是謂一正君而國
定然非真有體國之誠其心斷斷休休者亦

徒事其名而已又曰諸公皆有薦賢之疏此
誠君子立朝盛節但與名其間却有所未喻
者此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
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譬諸養蠶但雜一爛
蠶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于
朝與自己用人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若
薦賢于朝則評品宜定小人之才豈無可用
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癰之功但混於參
苓著木之間而進之鮮不誤矣又曰思田之

事已壞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
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之勞擾耳此議
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
人以求成一將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十有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疏辭不允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在梧

二月思田平

先生疏畧曰臣奉有成命與巡按紀功御史
石金布政使林富等副使祝品林文輅等參

將李璋沈希儀等會議思田之役兵連禍結
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
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今日之事已如破壞
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覆溺之患洶洶在目
不待知者而知之矣因詳其十患十善二幸
四毀反覆言之且曰臣至南寧乃下令盡撤
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
惟湖兵數千道沮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
賓寧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蘇受等聞臣奉

命處勘始知 朝廷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
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
監總兵相繼召還至是又見守兵盡撤其投
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先赴軍門
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論
以 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
大臣處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
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露布 朝廷威德
使各持歸省諭克期聽降蘇受等得牌皆羅

拜踴躍歡聲雷動率衆掃境歸命南寧城下
分屯四營蘇受等囚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
人赴軍門請命臣等論以 朝廷既赦爾等
之罪豈復虧失信義但爾等擁衆負固雖由
畏死然騷動一方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三
省之民若不示罰何以泄軍民之憤於是下
蘇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乃解其縛諭於今
日宥爾一死者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
爾示罰者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

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其衆凡一萬七千澌澌道路踴躍歡聞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乞即頒殺賊立功贖罪臣因諭以 朝廷之意惟欲生全爾等今爾等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且宜速歸完爾家室脩復生理至於諸路羣盜軍門自有區處徐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布政使

林富前副總張祐督令復業方隅平定是皆皇上神武不殺之威風行於 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疏入 勅遣行人獎勵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襲所司備辦羊酒其餘各給賞有差○先生爲文勒石曰嘉靖丙戌夏官兵伐田隨與思恩之人相比相煽集軍四省洶洶連年于時

皇帝憂憫元元容有無辜而死者乎迺令新
建伯王守仁曷往視師其以德綏勿以兵虔
班師撤旅信義大宣諸夷感慕旬日之間自
縛來歸者一萬七千悉放之還農兩省以安
昔有苗徂征七旬來格今未期月而蠻夷率
服綏之斯來速于郵傳舜干之化何以加焉
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
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四月議遷都臺于田州不果

先是有制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既受
命先生乃疏言臣以迂踈多病之軀謬承總
制四省軍務之命方懷不勝其任之憂今又
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堪乎且兩廣之事
實重且難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強者重其
事權進其官階而久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
歲月之間也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往歲寧
藩之變常從臣起兵具見經畧侍郎梁材南
贛副都御史汪鋐亦皆才能素著足堪此任

全書卷三十四
額選擇而使之會侍郎方獻夫建白宜於田
州特設都御史一人撫綏諸夷下議先生復
疏言布政使林富可用或量改憲職仍聽臣
等節制暫於思田住劄撫綏其衆然而要之
蠻夷之區不可治以漢法雖流官之設尚且
弗便而又可益之以都臺乎今且暫設凡一
切廩餼輿馬悉取辦于南寧府衛取給于軍
餉不以干思田之人俟年餘經畧有次思田
止責知府理治或設兵備憲臣一人于賓州

或以南寧兵備兼理如此則目前旣得輯寧
之效而日後又可免煩勞之擾矣又以柳慶
缺叅將特薦用沈希儀且請起用前副總兵
張佑俾與富協心共事未幾陞富副都御史
撫治鄖陽以去先生再薦布政使王大用按
察使周期雍又以邊方缺官且言副使陳槐
施儒楊必進知府朱袞皆堪右江兵備之任
知州林寬可爲田州知府推官李喬木可爲
同知且言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方反

全書卷三十四
全書三
覆多事之地其難尤甚蓋非得忠實勇果通
達坦易之才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
諳其上俗則亦未易以得其本心得其心矣
使不耐其水土亦不能以久居其地以成其
功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如前
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
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疏上俱
未果行

興思田學校

先生以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
痍迹竄尚無受塵之民即欲建學亦爲徒勞
然風化之原又不可緩也乃案行提學道着
屬儒學但有生員無拘廩增額改田州府學
及各處儒生額附籍入學者本道選委教官
暫領學事相與講肄游息興起孝弟或倡行
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建有學校然後
將各生徒通發該學肄業照例充補廩增起
貢

五月撫新民

先生因左江道叅議等官汪必東等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勦然尚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爲患乞調歸順土官岑瓏兵一千名萬承龍英共五百名或韋貴兵一千名住劄平南桂平衡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乃諭之曰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計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盖用兵之

法伐謀爲先處夷之道攻心爲上今各徃征勦之後有司即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爲可久之計則亦末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訾詈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讐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癡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賊而反爲吾招一

全書卷三十四
五十五
寇其可行乎合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
胤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
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
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諭以 朝廷所以
誅勦各賊者爲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
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爾等一草一木爾
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所扇惑搖動
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會長以連屬
之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來

按今日即待以良善決不追既往之惡爾等
即可以此意傳告開諭之我官府亦就實心
撫安招來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亦就爲
之選立會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清查
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
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
禾以去稂莠深耕易耨芸蓄灌溉專心一事
勤誠無惰必有秋穫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
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

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甲兵者也又曰
府議欲散撤顧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
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
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
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爲一班每兩箇月日而
更一次若有鷓勳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
須于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
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爲守
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邊捕勦

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也自今以
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潯州地方
聽憑守備叅將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即要星
馳赴信地不得遲違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
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

六月與南寧學校

先生謂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偷
風教不振日與各學師生朝夕開講已覺漸
有奮發之志又恐窮鄉僻邑不能身至其地

委原任監察御史降合浦縣丞陳返主教靈山諸縣原任監察御史降揭陽縣主簿季本主教敷文書院仍行牌諭曰仰本官每日拘集該府縣學諸生爲之勤勤開誨務在興起聖賢之學一洗習染之陋其諸生談赴考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德問業之外或時出與經書論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妨其舉業之功大抵學絕道喪之餘未易解脫舊聞舊見必須

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漸次改化諒本官平素最能孜孜汲引則今日必能循循善誘諸生之中有不率教者時行檟楚以警其惰本院回軍之日將該府縣官員師生查訪勤惰以示勸懲○又牌諭曰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固宜家喻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况茲邊方遠郡土夷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徒具刑驅勢迫是謂以大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

全書卷三十四
年譜
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福建莆田生員陳大章前來南寧遊學扣以冠婚鄉射諸儀頗能通曉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食嬉遊散漫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愈於博奕之爲賢乎仰南寧府官吏即便館穀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之中選取有志習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自此諸生得於觀感

興起砥礪切磋修之於其家而被於里巷達於鄉村則邊徼之地遂化爲鄒魯之鄉亦不難矣

七月襲八寨斷藤峽破之

八寨斷藤峽諸蠻賊有衆數萬負固稔惡南通交趾諸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牛場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徭迴旋連絡延袤二千餘里流劫出沒爲害歲久比因有事思田勢不暇及至是先生以思田

既平蘇受新附乃因湖廣保靖歸師之便令
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出其不意分道
征之富祐率右江及思田兵進勦八寨諸賊
叅議汪必東副使翁素僉事汪濬率左江及
永保土兵進勦斷藤峽諸賊令該道分巡兵
備收解紀功御史冊報及行太監張賜并各
鎮巡知會一月之內大破其衆斬獲三千有
奇先生見諸賊巢穴既已掃蕩而我兵疾疫
遂班師奏捷○按疏言斷藤峽諸賊犄角屯

聚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間都督
史韓雍統兵二十萬然後破其巢穴撤兵無
何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量從
勦撫自後竊發無時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至
於八寨諸賊尤爲兇猛利鏢毒弩莫當其鋒
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國初都督韓
觀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
招撫而罷報後興師合勦一無所獲反多撓
喪惟成化間土官岑瑛嘗合狼兵深入斬獲

二百已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亦從撫罷今
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
之新附而善用其報效之機兩地進兵各不
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捷共已踰三千之功
兩廣父老皆以爲數十年來未有此舉也

疏請經畧思田及八寨斷藤峽

初先生既平思田乃上疏曰臣以迂庸繆當
兵事於茲土承制假以撫勦便宜是陛下
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

諭令賊平之後議設土流孰便是陛下之
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
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投降
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承陛下不嗜
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凡爲經
畧事宜有三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
仍立土官知府以順土夷之情分設土官巡
檢以散各夷之黨擬府名爲田寧以應識謹
而定人心設州治于府之西北立猛第三子

邦相爲吏目待其有功漸陞爲知州分設思
恩土巡檢司九田州土巡檢司十有八以蘇
受并土目之爲衆所服者世守之旣而復破
八寨斷藤峽又上疏曰臣因督兵親歷諸巢
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
以斷其脉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爲則
數年之間賊復漸來必歸聚生息不過十年
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遵制便宜相度舉行
凡爲經畧事宜有六移南丹衛城于八寨改

築思恩府治于荒田改鳳化縣治于三里增
設隆安縣治置流官于思龍以屬田寧增築
守鎮城堡于五屯事下本兵持之戶部復請
覆勘學士霍韜等上疏曰臣等廣人也是役
也臣等嘗爲守仁計曰前當事者凡若三省
兵若干萬梧州軍門費用軍儲合千萬復從
廣東布政司支用銀米若干萬殺死疫死官
兵士兵若干萬僅得田州小寧五十日而思
恩叛矣今守仁不殺一卒不費斗米直宣揚

威德遂使思田頑叛稽首來服雖舜格有苗
何以過此乃若八寨賊斷藤峽賊又非思田
之比八寨爲諸賊淵藪而斷藤峽爲八寨羽
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病也八
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期也今守仁沉機不
露一舉平之百數十年豺廂窟穴掃而清之
如拂塵然臣等是以歎服守仁能體 陛下
之仁以懷綏思田向化之民又能體 陛下
之義以討服八寨斷藤梗化之賊仁義兩得

之也夫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
之便兵不調而自集一也因思田效命之助
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能遁所誅者
渠惡非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無糧運
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平八寨平
斷藤峽則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德
化得撫勦之宜六也八寨不平則西而柳慶
東而羅旁淶水新寧思平之賊合數千里共
爲窟穴雖調兵數十萬未易平伏今八寨平

定則諸賊可以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可以漸次安業紆 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賊矣旋復有倡亂者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今守仁既平其巢窟即徙建城邑以鎮定之則惡賊失險後日不能爲變逋賊來歸且化爲良民矣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八也或議守仁奉命有事思田遂勦八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絕吳楚糧道

遂破吳楚而平七國安漢社稷傳曰閫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古之道也是故亞夫知制吳楚在絕其食道而不在於救梁是故雖有詔命有所不受今守仁知思田可以德懷也遂納其降而安定之知八寨諸賊未易服也遂因時仗義而討平之雖無詔命先發後聞可也况有便宜從事之旨乎或曰建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奉聞而輒興

工可乎臣則曰昔者范仲淹之守西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之已不及矣守仁于建置城邑之役不侔足戶部而後有處其以一肩而分 聖明南顧之憂不以爲功反以爲過可乎臣等目擊八寨之賊爲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仰賴 聖明任用守仁以底平定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行戶部覆題再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阻

城堡不築逋賊復聚地方可慮是故冒昧建言唯 聖明察焉

九月疏謝獎勵賞賚

賞思田功也九月初八日行人馮恩賚捧欽賜至鎮故有謝疏○**與德法義書**地方事

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年不審同志聚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卧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爾荒落且存餼羊後或興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元

諸友相與倡率爲益不小近有人自家鄉來
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遍
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早
晚能來親近否誘掖接引之功與人爲善之
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托兒
輩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夾持之

十月疏請告

先生以疾劇上疏請告具言臣自往年承乏
南贛爲炎毒所中遂患咳痢之疾歲益滋甚

其後退休林野稍就醫藥而疾亦終不能止
自去歲入廣炎毒益甚力疾從事竣事而出
遂爾不復能興今已輿至南寧移卧舟次將
遂自梧道廣待命于韶雄之間夫竭忠以報
國臣之素志也受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
蓋骨以自效又臣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
就危而尚求苟全以圖後報而爲養病之舉
此臣之所以大不得已也疏入未報

謁伏波廟

先生十五歲時嘗夢謁伏波廟至是拜祠下
宛然如夢中謂茲行殆非偶然因識二詩其
一曰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爲徂
征敢倚風雲陣所過如同時雨師尚喜遠人
知向望却慚魚術救瘡痍從來勝筭歸廊廟
耻說兵戈定四夷其二詩曰樓船金鼓宿烏
蠻魚麗羣舟夜上灘月遶旌旗千嶂靜風傳
鈴木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由來不
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階千羽五雲端

月與豹書

近歲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

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者意更是助才
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

忘

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
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箇
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
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工夫而
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
用必有事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

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馬上
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
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
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
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
工夫而乃懸空守着一箇勿忘勿助濟濟蕩蕩
只做得箇沉空守寂學成一箇痴騃漢事來
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由學
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又與鄒守益書曰

隨處體認天理勿忘勿助之說大約未嘗不
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
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塵若
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繆矣世間無志之
人既已見驅於聲利辭章之習間有知得自
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堯
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爲聖人
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
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

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即且安頓其中者多矣
祀增城先廟

先生五世祖諱綱者死苗難廟祀增城是月
有司復新祠宇先生謁祠奉祀過甘泉先生

廬題詩於壁曰我祖死 國事肇禮在增城

荒祠幸新復適來奉初蒸亦有兄弟好念言
思一尋蒼喜見葭色宛隔環瀛深入門散圖
史想見抱膝吟賢郎敬父執童僕意相親病
軀不遑宿留詩慰慙慙落落千百載人生幾

知音道同著形迹期無負初心

曰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
來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飲甘
泉泉饑食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

與德洪畿書書來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爲

喜慰而餘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
奮發興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燃泉
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此間地方悉已平
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爲兩省盜賊之根株淵

藪積爲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爲一除剪又復
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間便當就歸
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啓迪想亦漸
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針砭其病
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旣迫切責善反
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義之
愛當不俟於多囑也與何性之書區區病勢
日狼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
止至今遂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即踰嶺而

東矣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即須
早鼓錢塘之舵得與德洪汝中輩一會聚彼
此當必有益區區養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後
必得 旨亦遂發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
願亦必得一還陽明洞與諸友一面而別且
後會又有可期也千萬勿復遲疑徒耽誤日
月總及隨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請謁斷亦
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書至即撥冗德
洪汝中輩亦可促之早爲北上之圖伏枕潦

草

十一月乙卯先生卒於南安

是月廿五日踰梅嶺至南安登舟時南安推官門人周積來見先生起坐咳喘不已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積退而迎醫診藥廿八日晚泊問何地侍者曰青龍舖明日先生召積入久之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

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二十九日辰時也贛州兵備門人張思聰追至南安迎入南埜驛就中堂沐浴衾歛如禮先是先生出廣布政門人王大用偕美材隨舟思聰親敦匠事鋪相設褥表裏楊葉門人劉邦采來奔喪事十二月三日思聰與官屬師生設祭入棺明日輿櫬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聲振地如喪考妣至贛提督都御史汪鋹迎祭于道士民沿途擁哭如南安至南昌巡按御史儲良材提

學副使門人趙淵等請改歲行士民昕夕哭奠

八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

是月連日逆風舟不能行趙淵祝於柩曰公豈爲南昌士民留耶越中子弟門人來候久矣忽變西風六日直至弋陽先是德洪與畿西渡錢塘將入京殿試聞先生歸遂迎至嚴灘聞訃正月三日成喪于廣信訃告同門是日正憲至初六日會于弋陽初十日過玉

山弟守儉守文門人樂東黃洪李琪范羽年柴鳳至

二月庚午喪至越

四日子弟門人奠柩中堂遂飾喪紀婦人哭門內孝子正憲攜弟正億與親族子弟哭門外門人哭幕外朝夕設奠如儀每日門人來弔者百餘人有自初喪至卒葬不歸者書院及諸寺院聚會如師存是時朝中有異議爵廕贈謚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僞學詹事黃綰

上疏曰忠臣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昔爲都事今少保桂萼時爲舉人取其大節與之交友及臣爲南京都察院經歷見大禮不明相與論列相知二十餘年始終無間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堪以柄用萼與守仁舊不相合因不謂然小人乘間構隙然臣終不以此廢萼平生也但臣於事君之義立身之道則有不得不明者臣所以深知守仁者蓋以其功與學耳然功高而見忌學古

而人不識此守仁之所以不容於世也蓋其功之大者有四其一宸濠不軌謀非一日內而內臣如魏彬等嬖幸如錢寧江彬等文臣如陸完等爲之內應外而鎮守如畢真劉朗等爲之外應故當時中外諸臣多懷觀望若非守仁忠義自許身任討賊之事不顧赤族之禍倡義以勤王運籌以伐謀則天下安危未可知今乃皆以爲伍文定之功是輕發縱而重走狗豈有兵無勝筭而濠可徒搏而擒

者乎其二大帽茶寮泃頭桶岡諸賊寨勢連
四省兵連累歲若非蚤平南方自此多事守
仁臨鎮次第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構釁有年
事不得息民不得已故起守仁以往定以兵
機感以誠信乃使盧王之徒崩角來降感泣
受杖遂平一方之難其四自來入寨爲兩廣
腹心之疾其間守戍官軍與賊爲黨莫可柰
何守仁假水順狼兵盧王降卒并而襲之遂
去兩廣無窮之巨害實得兵法便宜之筭夫

兵凶戰危守仁所立戰功皆除大患卒之以
免勤事夫兵政國之大事宜爲後世法可以
終泯其功乎其學之大要有三一曰致良知
實本先民之言蓋致知出於孔氏而良知出
於孟軻性善之論二曰親民亦本先民之言
蓋大學舊本所謂親民者即百姓不親之親
凡親賢樂利與民同其好惡而爲絜矩之道
者是已此所據以從舊本之意非創爲之說
也三曰知行合一亦本先民之言蓋知至至

之知終終之只一事也守仁發此欲人言行相顧勿事空言以爲學也是守仁之學弗詭於聖弗畔於道乃孔門之正傳也可以終廢其學乎然以萼之非守仁遂致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堯舜誰之過與臣不敢以此爲萼是也况賞罰者御世之權以守仁之功德勞於王事乃常典不及削罰有加廢褒忠之典倡黨錮之禁非所以輔明主也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童載骨藁埋空山

鬼神有知當爲惻然臣實不忍見聖明之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於異世猶當追崇况在今日哉且永順之衆盧王之徒素慕守仁威德如此舉措恐失其望關係夷情亦非細故臣昔與守仁爲友幾二十年一日愼寡過之不能守仁從而覺之若有深省遂復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臣於君父之前處師友之間既有所懷不敢不盡昔萼爲小人所讒臣謂之憤既

而得白臣謂之喜固非臣之私也今守仁之
抱寃亦猶萼之負屈伏願擴一視之仁特勅
所司優以卹典贈謚仍與世襲并開學禁以
昭聖政若此事不明則萼之與臣終不能以
自忘故臣敢言及於此所以盡事 陛下之
忠且以補萼之過亦以盡臣之義也疏入不
報於是給事中周延抗疏論列謫判官

十一月葬先生於洪溪

是月十一日發引門人會葬者千餘人麻衣

衰履扶柩而哭四方來觀者莫不交涕洪溪
去越城三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所親擇也
先是前溪入懷與左溪會衝嘴右麓術者心
嫌欲棄之有山翁夢神人緋袍玉帶立於溪
上曰吾欲還溪故道明日雷雨大作溪泛忽
從南岬明堂周濶數百尺遂定穴門人李珙
等築治更番晝夜不息者月餘而墓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五

附錄四年譜四

年譜附錄二

嘉靖九年庚寅五月門人薛侃建精舍於天真山
祀先生

天真距杭州城南十里山多竒巖古洞下瞰
八卦田左抱西湖前臨胥海師昔在越講學
時嘗欲擇地當湖海之交目前常見浩蕩圖
卜築以居將終老焉起征思田洪畿隨師渡

江偶登茲山若有會意者臨祭以告師喜曰
吾二十年前遊此久念不及悔未一登而去
至西安遺以二詩有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
期及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之句侃奔師
喪既終葵患同門聚散無期憶師遺志遂築
祠於山麓同門董灃劉侯孫應奎程尚寧范
引年柴鳳等董其事鄒守益方獻夫歐陽德
等前後相役齋廡庖湏具備可居諸生百餘
人每年祭期以春秋二仲月仲丁日四方同

志如期陳禮儀懸鐘磬歌詩侑食祭畢講會
終月

十年辛卯五月同門黃弘綱會黃綰於金陵以先
生胤子王正億請婚

先是師殯在堂有忌者行譖於朝革錫典世
爵有司默承風旨媒孽其家鄉之惡少遂相
煽欲以魚肉其子弟胤子正億方四齡與繼
子正憲離徙竄逸蕩析厥居明年夏門人大
學士方獻夫署吏部擇刑部員外王臣陞浙

江僉事分巡浙東經紀其家奸黨稍阻弘綱
以洪畿擬是冬赴京 殿試恐失所托適縮
陞南京禮部侍郎弘綱問計縮曰吾室遠莫
計有弱息願妻之情關至戚庶得處耳是月
洪畿趨金陵爲正億問名縮曰老母家居未
得命不敢專洪畿復走台得太夫人命於是
同門王艮遂行聘禮焉

十一年壬辰正月門人方獻夫合同志會於京師
自師沒桂萼在 朝學禁方嚴薛侃等既遭

罪譴京師諱言學至是年編脩歐陽德程文
德揚名在翰林侍郎黃宗明在兵部戚賢魏
良弼沈謚等在科與大學士方獻夫俱主會
於時黃縮以進表入洪畿以趨廷對入與林
春林大欽徐樾朱衡王惟賢傅順等四十餘
人始定日會之期聚於慶壽山房

九月正億趨金陵

正億外侮稍息內釁漸萌深居家局同門居
守者或經月不得見相懷憂逼於是同門僉

事王臣推官李逢與歐陽德王良薛僑李珙
管州議以正億趨金陵將依舅氏居焉至錢
塘惡少有躡其後載者迹既露諸子疑其行
請卜得鼎二之上吉乃祥言共分胤子金以
歸惡黨信爲實弛謀有不便者遂以分金騰
謗流入京師臣以是被中黜職

十二年癸巳門人歐陽德合同志會於南畿
自師沒同門既襄事於越三年之後歸散四
方各以所入立教合併無時是年歐陽德季

本許相卿何廷仁劉暘黃弘綱嗣講東南洪
亦假事入金陵遠方志士四集類萃群趨或
講於城南諸刹或講於國子鷄鳴倡和相稽
疑辯相繹師學復有繼興之機夫

十三年甲午正月門人鄒守益建復古書院於安

福祀先生

師在越時劉邦采首創惜陰會於安福間月
爲會五日先生爲作惜陰說既後守益以祭
酒致政歸與邦采劉文敏劉子和劉陽歐陽

瑜劉肇袞尹一仁等建復吉連山復真諸書院爲四鄉會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爲大會凡鄉大夫在郡邑者皆與會焉於是四方同志之會相繼而起惜陰爲之倡也

三月門人李遂建講舍於衢麓祀先生

先自師起征思田舟次西安門人樂惠王璣等數十人雨中出候師出天真二詩慰之明年師喪還玉山惠偕同門王修徐霈林文瓊等迎視於草泮驛憑棺而哭者數百人至西

安諸生追師遺教莫知所寄洪畿乃與璣應典等定每歲會期是年遂爲知府從諸生請築室于衢之麓設師位歲修祀事諸生柴惟道徐天長王之弼徐惟緝王之京王念偉等又分爲龍游水南會徐用檢唐汝禮趙時崇趙志臬等爲蘭西會與天真遠近相應往來講會不輟衢麓爲之先也

五月巡按貴州監察御史王杏建王公祠於貴

陽

師昔居龍場誨擾諸夷久之夷人皆式崇尊
信提學副使席書延至貴陽主教書院士類
感德翕然向風是年杏按貴陽聞里巷歌聲
藹藹如越音又見士民歲時走龍場致奠亦
有遙拜而祀於家者始知師教入人之深若
此門人湯嘒華梧陳文學等數十人請建祠
以慰士民之懷乃為贖白雲菴舊址立祠置
膳田以供祀事杏立石作碑記記畧曰諸君
之請立祠欲追崇先生也立祠足以追崇先

生平構堂以為宅設位以為依陳俎豆以為
享祀似矣追崇之實曾是足以盡之乎未也
夫尊其人在行其道想像於其外不若佩教
於其身先生之道之教諸君所親承者也德
音鑿鑿聞者飮矣光範丕丕炙者切矣精蘊
淵淵領者深矣諸君何必他求哉以聞之昔
日者而傾耳聽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
法言也吾何敢言以見之昔日者而凝目視
之有不以道則曰非先生之德行也吾何敢

行以領之昔日者而潛心會之有不以道則
曰非先生之精思也吾何敢思言先生之言
而德音以接也行先生之行而先範以觀也
思先生之思而精蘊以傳也其爲追崇也何
尚焉

十四年乙未刻先生文錄於姑蘇

先是洪畿奔師喪過玉山檢收遺書越六年
洪教授姑蘇過金陵與黃綰聞人詮等議刻
文錄洪作購遺文疏遣諸生走江浙閩廣直

隸獲獵逸稿至是年二月鳩工成刻

按直隸監察御史曹煜建仰止祠于九華山
祀先生

九華山在青陽縣師嘗兩遊其地與門人江
柯喬等宿化城寺數月寺僧好事者爭持
紙索詩通夕灑翰不倦僧蓄墨跡頗富思師
夙範刻師像于石壁而亭其上知縣祝增加
葺之是年煜因諸生請建祠于亭前扁曰仰
止鄒守益捐資令僧買贍田歲供祀事越隆

慶戊辰知縣沈子勉率諸生講學于斯增葺垣宇贍田煜祭文見青陽志

十五年丙申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景提學僉事徐階重脩天真精舍立祀田

門人禮部尚書黃綰作碑記記曰今多書院興必由人或仕於斯或遊於斯或生於斯或功德被於斯必其人實有足重者表表在人思之不見而後立書院以祀之聚四方有志樹之風聲講其道以崇其化浙江之上龍山

之麓有曰天真書院立祀陽明先生者也蓋先生嘗遊于斯既沒故于斯創精舍講先生之學以明先生之道夫人知之豈待予言哉正德己卯寧濠之變起事江右將窺神器四方岌岌日危于死浙爲下游通衢八道財賦稱甲濠意欲先得之故陰置腹心計爲之應因先生據其上游奮身獨當之濠速敗浙賴以寧卒免鋒刃荼毒之苦皆先生之功也則今日書院之創非徒講學又以明先生之功

也書院始於先生門人行人薛侃進士錢德
洪王畿合同志之資爲之繼而門人僉事王
臣主事薛僑有事於浙又增治之始買田七
十餘畝蒸嘗輯理歲病不給侍御張君按浙
廼躋書院而歎曰先生之學論同性善先生
之功存於社稷皆所宜祀矧履澤茲土尤甚
惡可忽哉乃屬提學僉事徐君階命紹興推
官陳讓以會稽廢寺田八十餘畝爲庄屬之
書院又出法臺贖金三百兩命杭州推官羅

大用及錢塘知縣王鈇買宋人所爲龜疇田
九十餘畝以益之於是需足人聚風聲益樹
而道化行矣宋因書院而爲學校今於學
校之外復立書院蓋文嘗特新之意與予嘗
登茲山坐幽巖步危磴俯江流之洄浙引蒼
渤之冥茫北覽西湖南目禹穴雲樹蒼蒼晴
嵐宵宵於是怡然而悲悄然而戚恍見先生
之如在而不能忘也乃知學校之設既遠遠
則常常則玩玩則怠怠則學之道其踈乎書

院之作既近近則新新則惕惕則勵勵則學之道其修乎茲舉也立政立教之先務益於吾浙多矣

十六年丁酉十月門人周汝負建新建伯祠于越是年汝負以御史按浙先是師在越四方同門來遊日衆能仁光相至大天妃各寺院居不能容同門王良何秦等乃謀建樓居齋舍于至大寺左以居來學師沒後同門相繼來居依依不忍去是年汝負與知府湯紹恩拓

地建祠于樓前取南康蔡世新肖師像每年春秋二仲月郡守率有司主行時祀

十一月僉事沈謚建書院于文湖祀先生

文湖在秀水縣北四十里廣環十里中橫一州四面澄碧書院創焉謚初讀傳習錄有悟師學即期執贄請見師征思田弗遂及聞訃追悼不已後爲行人聞薛子侃講學京師乃歎曰師雖沒天下傳其道者尚有人也遂拜薛子率同志王愛等數十人講學於其中置

十八年巳亥江西提學副使徐階建仰止祠於洪都祀先生

自階典江西學政大發師門宗旨以倡率諸生於是同門吉安鄒守益劉邦采羅洪先南白李遂魏良弼良貴王臣裘衍撫州陳九川傅默吳悌陳介等與各郡邑選士俱來合會焉魏良弼立石紀事

吉安士民建報功祠于廬陵祀先生

祠在廬陵城西隅師自正德庚午蒞廬陵日

進父老子弟告諭之使之息爭睦族興孝悌敦禮讓民漸向化興利剔蠹賑疫禳災皆有實惠七越月而去民追思之既提督南贛掃蕩流賊定逆濠之亂皆切民命及聞師訃喪過河下沿途哀號如喪考妣乃相與築祠名曰報功歲脩私祀後曾孔化賀鈞周祉王時椿時槐陳嘉謨等相與協成制益宏麗春秋郡有司主祀

十九年庚子門人周桐應典等建書院于壽岩祀

先生

壽岩在永康西北鄉岩多瑞石空洞塏爽四
山環翠五峯前擁桐廬與同門李珙程文德
講明師旨嵌岩作室以居來學諸生盧可久
程梓等就業者百有餘人立師位於中堂歲
時奉祀定期講會至今不輟

二十一年壬寅門人范引年建混元書院于青田
祀先生

書院在青田縣治引年以經師爲有司延聘

主青田教事時藝中時祭師古諸生葉天沃
七十有餘人聞之惕然有感從肅儀相率拜
拜於道師學人懼師聯無所樹藝不固乃糾
於中堂謂范子之學出於王
所自也范子率春秋配食乞洪作仰止
祠碑記御史洪垣紀其詳後提學副使阮鶚
增建爲心極書院巖作碑記畧曰心極之
義其昉諸古乎孔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以
至定吉凶而生大業所以通神明之德類萬

物之情而冒天下之道無非易也易者無他
吾心寂感有無相生之機之象也天之道爲
陰陽地之道爲剛柔人之道爲仁義三極于
是乎立象也者像此者也陰陽相摩剛柔相
盪仁義相禪藏乎無扃之鍵行乎無轍之途
立乎無所倚之地而神明出焉萬物備焉故
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此孔子之精蘊也當時及門之徒惟顏
氏獨得其宗觀夫喟然之歎有曰如有所立

卓爾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雖欲從之末由
也已故曰發聖人之蘊顏子也顏子沒而聖
學遂亡後千餘載濂溪周子始復追尋其緒
發爲無極而太極之說蓋幾之美而後儒紛
紛之議尚未能一無惑乎千載之寥寥也蓋
漢之儒者泥于有象一切仁義忠孝禮樂教
化經綸之迹皆認以爲定理必先講求窮索
執爲典要而後以爲應物之則是爲有得于
太極似矣而不知太極爲無中之有不可以

有名也隋唐以來老佛之徒起而攘臂其間以經綸為糟粕乃復矯以窈冥玄虛之見甚至培擊仁義蕩滅禮教一切歸之于無是為有得于無極似矣而不知無極為有中之無非可以無名也周子洞見二者之弊轉相謬溺不得已而救之建立圖說以顯聖學之宗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正仁義云者太極之謂而主靜云者無極之謂人極于是乎立焉議者乃以無極之言為出于老氏分中

正仁義為動靜而不悟主靜無欲之旨亦獨何哉夫自伏羲一畫以啓心極之原神無方而易無體即無極也孔子固已言之矣而周子之得聖學之傳無疑也夫聖學以一為要一者無欲也人之欲大約有二高者蔽于意見卑者蔽于嗜慾皆心之累也無欲則一無欲則明通公溥而聖可學矣君子寡慾故脩之而吉小人多慾故悖之而凶吉凶之幾極之立與不立于此焉分知此則知函峰阮子

所謂心極之說矣

二十三年甲辰門人徐珊建虎溪精舍于辰州祀先生

精舍在府城隆興寺之北師昔還自龍場與門人冀元亨蔣信唐愈賢等講學于龍興寺使靜坐密室悟見心體是年珊爲辰同知請於當道與諸同志大作祠宇置贍田鄒守益爲作精舍記羅洪先作性道堂記又有見江亭玉芝亭鷗鷺軒珊與其弟楊珂俱多題誌

二十七年戊申八月萬安同志建雲興書院祀先生

書院在白雲山麓前對芙蓉峰幙下秀出如圭大江橫其下同志朱衡劉道劉弼劉崑王舜韶吳文惠劉中虛等迎予講學於精脩觀諸生在座者百五十人有奇晚遊城闔見民居井落邑屋華麗洪曰民庶且富而諸君敷教之勤若此可謂禮義之鄉矣衡曰是城四十年前猶爲赤土耳問之曰南贛峒賊流劫

無常妻女相牽而泣曰賊來曷避惟一死可恃耳師來蕩平諸峒百姓始得築城生聚乃有今日皆師之賜也洪嘉嘆不已乃謂曰沐師德澤之深若此南來郡邑俱有祠祀何是地獨無衆皆蹙然曰有志未遂耳乃責洪作疏糾材是夕來相助者盈二百金舉人周賢宣作文祀土衆役並興中遭異議止之至嘉靖甲子衡爲尚書賢宣爲方伯與太僕卿劉懋復完舊業祭祀規制大備名曰雲興書院

云

九月門人陳大倫建明經書院於韶祀先生書院在府城先是同門知府鄭騫作明經館與諸生課業倡明師學至是大倫守韶因更建書院立師位與陳白沙先生並祀是月洪謁甘泉湛先生踰庾嶺與諸生鄧魯駱堯知胡直王城劉應奎鍾大賓魏良佐潘槐莫如德張昂等六十三人謁師祠相與入南華二賢閣與鄧魯胡直等共闡師說至隆慶己巳

知府李渭大脩祠宇集諸生與黃城等身證
道要師教復振

二十九年庚戌正月吏部主事史際建嘉義書院
于溧陽祀先生

書院在溧陽救荒滄史際因歲青築滄塘以
活饑民塘成而建書院于上延四方同志講
會館穀之籍其田之所入以備一邑饑荒名
曰嘉義欽 玉音也際與呂光洵議延洪主
教事乃先幣聘越三年茲來定盟是月同志

周賢宣趙大河諸生彭若思彭廷袁端化王
襃徐大經陳三謨等數十人際率子姪史繼
源繼志史銓史珂史繼書繼辰致詹偕吾子
壻葉邁鄭安元錢應度應量應禮應樂定期
來會常不下百餘人立師與甘泉湛先生位
春秋奉祀○天成篇揭嘉義堂示諸生曰吾
人與萬物混處於天地之中爲天地萬物之
宰者非吾身乎其能以宰乎天地萬物者非
吾心乎心何以能宰天地萬物也天地萬物

有聲矣而爲之辯其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
色矣而爲之辯其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味
矣而爲之辯其味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變化
矣而神明其變化者誰歟是天地萬物之聲
非聲也由吾心聽斯有聲也天地萬物之色
非色也由吾心視斯有色也天地萬物之味
非味也由吾心嘗斯有味也天地萬物之變
化非變化也由吾心神明之斯有變化也然
則天地萬物也非吾心則弗靈矣吾心之靈

駁則聲色味小變化不得而見矣聲色味變化
不可見則天地萬物亦幾乎息矣故曰人者
天地之心萬物之靈也所以主宰乎天地萬
物者也○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者非吾能
靈之也吾一人之視其色若是矣凡天下之
有目者同是明也一人之聽其聲若是矣凡
天下之有耳者同是聰也一人之嘗其味若
是矣凡天下之有口者同是嗜也一人之思
慮其變化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心知者同是

神明也匪徒天下為然也凡前乎千百世已
上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無弗同也後
乎千百世已下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
亦無弗同也然則明非吾之目也天視之也
聽非吾之耳也天聽之也嗜非吾之口也天
嘗之也變化非吾之心知也天神明之也故
目以天視則盡乎明矣耳以天聽則竭乎聰
矣口以天嘗則不爽乎嗜矣思慮以天動則
通乎神明矣天作之天成之不參以人是之

謂天能是之謂天地萬物之靈○吾心為天
地萬物之靈惟聖人為能全之非聖人能全
之也夫人之所同也聖人之視色與吾目同
矣而目能不引於色者率天視也聖人之聽
聲與吾耳同矣而耳能不蔽於聲者率天聽
也聖人之嗜味與吾口同矣而口能不爽於
味者率天嘗也聖人之思慮與吾心知同矣
而心知不亂於思慮者通神明也吾目不引
於色以全吾明焉與聖人同其視也吾耳不

全書卷三十五
年譜四附錄
三
蔽於聲以全吾聰焉與聖人同其聰也吾口
不爽於味以全吾嗜焉與聖人同其嘗也吾
心知不亂於思慮以全吾神明焉與聖人同
其變化也故曰聖人可學而至謂吾心之靈
與聖人同也然則非學聖人也能自率吾天
也○吾心之靈與聖人同聖人能全之學者
求全焉然則何以爲功耶有要焉不可以支
求也吾目蔽於色矣而後求去焉非所以全
明也吾耳蔽於聲矣而後求克焉非所以全

聰也吾口爽於味矣而後求復焉非所以全
嗜也吾心知亂於思慮矣而後求止焉非所
以全神明也靈也者心之本體也性之德也
百體之會也徹動靜通物我亘古今無時乎
弗靈無特乎或間者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
知之或困而知之皆自率是靈以通百物勿
使間于欲焉已矣其功雖不同其靈未嘗不
一也吾率吾靈而發之於目焉自辯乎色而
不引乎色所以全明也發之於耳焉自辯乎

聲而不蔽乎聲所以全聰也發之於口焉自
辯乎味而不爽乎味所以全嗜也發之於思
慮焉萬感萬應不動聲臭而其靈常寂大者
立而百體通所以全神明也人一能之已百
之人十能之已千之必率是靈而無間于欲
焉是天作之人復之是之謂天成是之謂致
知之學○增刻先生朱子晚年定論朱子定
論師門所刻止一卷今洪增錄二卷共三卷
際令其孫致詹梓刻於書院○重刻先生山

東甲子鄉試錄山東甲子鄉試錄皆出師手
筆同門張峯判應天府欲畚刻於嘉義書院
得吾師繼子正憲氏原本刻之

四月門人呂懷等建大同樓于新泉精舍設師
像合講會

精舍在南畿崇禮街初史際師甘泉先生築
室買田爲館穀之資是年懷與李遂劉起宗
何遷余胤緒呂光洵歐陽塾歐陽瑜王與槐
陸光祖龐蒿林烈及諸生數十人建樓于精

舍設師與甘泉像爲講會會畢退坐昧昧室
默對終夕而別是月洪送王正億入胄監至
金山遂入金陵趨會焉何遷時爲吏部文選
司郎中偕四司同僚邀余登報恩寺塔坐第
一層問曰聞師門禁學者靜坐慮學者偏靜
淪枯槁也似也今學者初入門此心久濡俗
習淪浹膚髓若不使求密室耳目與物無所
覩聞澄師絕慮深入玄漠何時得見真面目
乎師門亦嘗言之假此一段以補小學之功

又云心罹疾痼如鏡面班垢必先磨去明體
乃見然後可使一塵不容今禁此一法恐令
人終無所入洪對曰師門未嘗禁學者靜坐
亦未嘗立靜坐法以入人曰舍此有何法可
入曰只教致良知良知即是真面目良知明
自能辯是與非自能時靜時動不偏于靜曰
何言師門不禁靜坐曰程門歎學者靜坐爲
善學師門亦然但見得良知頭腦明白更求
靜處精鍊使全體著察一滓不留又在事上

精鍊使全體著察一念不欺此正見吾體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時動時靜不見其端爲陰爲陽莫知其始斯之謂動靜皆定之學曰偏於求靜終不可與入道乎曰離喜怒哀樂以求中必非未發之中離仁敬孝慈以求止必非緝熙之止離視聽言動以求仁必非天下歸仁之仁是動靜有間矣非合內合外故不可與語入道曰師門亦有二教乎曰師嘗言之矣吾講學亦嘗誤人今較來較去只是致

良知三字無病衆皆起而歎曰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下塔由畫廊指真武流形圖曰觀此亦可以証儒佛之辯衆皆曰何如曰真武山中久坐無得欲棄去感老嫗磨針之喻復入山中二十年遂成至道今若畫堯流形圖必從克明峻德親九族以至協和萬邦畫舜流形圖必從舜往于田自耕稼陶漁以至七十載陟方又何時得在金碧山水中枯坐二三十年而後可以成道耶諸友大笑

而別

三十年辛亥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趙錦建陽明祠於龍塲

龍塲舊有龍岡書院師所手植也至是錦建祠三楹於書院北旁翼兩序前爲門仍題曰龍岡書院周垣繚之奠師位於中堂巡撫都御史張鶚翼廉使張堯年叅政萬虞愷提學副使謝東山共舉祠祀羅洪先撰祠碑記記畧曰予嘗考龍塲之事於先生之學有大辯

焉夫所謂良知云者本之孩童固有而不假於學慮雖匹夫匹婦之愚固與聖人無異也乃先生自叙則謂困於龍塲三年而後得之固有不易者則何以哉今夫發育之功天地之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氣之歛閉而成冬風露之撼薄霜霰之嚴凝墮穫穉敗生意蕭然其可謂寂寞而枯槁矣鬱極而輒雷霆奮焉百蟄啓群草茁氤氳動盪於宇宙之間者則向之風霰爲之也是故藏不深

則化不速蓄不固則致不遠屈伸剝復之際
天地且不違而况於人乎先生以豪傑之才
振迅雄偉脫屣于故常於是一變而爲文章
再變而爲氣節當其倡言於逆瑾蠱政之時
撻之朝而不悔其憂思慷慨意氣激烈議論
鏗訇真足以凌駕一時而托名後世豈不快
哉及其擯斥流離而於萬里絕域荒烟深箐
狸飈豺虎之區形影孑立朝夕惴惴既無一
可騁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癘之與親情迫

於中忘之有不能勢限於外去之有不可輟
轉煩脅以需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
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至于是而後如大
夢之醒強者柔浮者實凡平日所挾以自快
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
盜吾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與吾獨
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然則先
生之學出之而愈張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
之人至於今日不怠者非雷霆之震前日之

龍場其風霰也哉嗟乎今之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固有問其致知之功任其固有焉耳亦嘗於枯稿寂寞而求之乎所謂盜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辨於中否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豈有待於人乎

十一年壬子提督南贛都御史張烜建復陽明王公祠於鬱孤山

祠在贛州鬱孤臺前濂溪祠之後嘉靖初年軍衛百姓思師恩德不已百姓乃糾材建祠

于鬱孤臺以度尸祝軍衛官兵建祠于學宮右塑像設祀俱有成式繼後異議者移鬱孤祠像於報功祠後湫隘慢褻軍民懷忿至是署兵備僉事沈謚訪詢其故父老子弟相與涕泣申告謚謁師像為之泫然出涕報功祠舊有贍田米三十八石見供春秋二祭鬱孤祠則取諸贛縣均平銀兩乃具申軍門烜如其議脩葺二祠迎師像於鬱孤臺廟貌嚴飾煥然一新軍衛有司各申虔祝父老子弟歲

臘駿奔烜作記立石紀事 師自征二泐山
冠盡平即日班師立法定制令贛屬縣俱立
社學以宣風教城中立五社學東曰義泉書
院南曰正蒙書院西曰富安書院又西曰鎮
寧書院北曰龍池書院選生儒行義表俗者
立爲教讀選子弟秀穎者分入書院教之歌
詩習禮申以孝悌導之禮讓未期月而民心
丕變革奸軌而化善良市廛之民皆知服長
衣叉手拱揖而歌誦之聲溢於委巷浸浸乎
乎如師在日矣

建復陽明王公祠於南安

南安青龍舖師所屬曠之地也士民哀號哭
泣相與建祠於學宮之右歲時父老子弟奔
走祝奠有司即為崇祀廟貌宏麗後爲京師

流言承奉風旨者遂遷祠於委巷隘陋污穢
人心不堪謚與有司師生議復舊址原制樓
五楹前門五楹取委巷祠址之值於民助完
工作具申軍門烜從之自是師祠與聖廟並
垂不朽矣

三十二年癸丑江西僉事沈謚脩復陽明王公祠
於信豐縣

按謚虔南公移錄曰贛州府所屬十一縣俱
有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陽明王公祠巍然

並存蓋因前院功業文章足以匡時而華國
謀猷軍旅足以禦暴而捍災南贛士民咸思
慕之歌頌功德久而不衰尚有談及而下淚
者本縣原有祠堂後有塞門什主者廢爲宴
憇之所是誠何心哉爲此仰本縣官吏照牌
事例限三日內即查究清理仍爲灑掃立主
因舊爲新不惟一邑師生故老得以俱興瞻
仰之私而凡過信豐之墟者咸得以盡展拜
俎豆之禮古人所謂愛禮存羊禮失求野之

全書卷三十五 年譜四附錄 二十九
意即是可見矣時謚署南贛兵備事故云

三月改建王公祠於南康

南康舊有祠在學宮右後因異議者遷師像於旭山韓公祠內謚往謁祠見二像並存於一室王公有祭而無祠韓公有祠而無祭其室且卑陋訪祠西有鄉約所前有堂三間後有閣一座規模頗勝乃置師像於堂而復其祭韓公祠另為立祭使原有祠者因祠而舉祭原有祭者因祭而立祠則兩祠之勢並峙

而各全其尊報功之典同行而咸盡其義矣

三月安遠縣知縣吳卜相請建王公報功祠

安遠舊無師祠百姓私立牌於小學父老子弟相率餽奠始伸歲膺之情卜相見之乃惕然曰此吾有司之責也乃具申舊院道謂前都御史陽明王公功在天下而安遠為用武之地教在萬世而虔州為首善之區本縣正德年間中有廣寇葉芳擁衆數千肆行剽掠民不聊生自受本院撫勦以來立籍當差無

異於土著之齊民後生小子不忘乎良知之
口授今詢輿情擇縣西舊堤備所空處堪以
修建祠堂本縣將日逐自理詞訟銀兩買辦
供費庶財省而功倍祀專而民悅嘉靖二十
九年申據前提督軍門盧俱如議行之見今
像貌森嚴祠宇宏麗申兵備僉事沈提督軍
門張扁其堂曰仰止門日報功祠烜爲作記
立石紀事

四月瑞金縣知縣張景星請建王公報功祠

按虔南公移錄景星申稱正德初年歲信民
饑牽賊衝熾民不聊生逃亡過半願提督軍
門王公剪除兇惡宣布德威發粟賑饑逃民
復業感恩思德欲報無酬今有耆民蘇振等
願自助財鳩工拓鄉校右以崇祠像李珩祿
願自助早田八十畝以承春秋尸祝僉事沈
謐嘉獎之申照軍門張烜嚴立規制題曰報
功立祀記事

六月崇義縣知縣王廷耀重脩陽明王公祠

崇義縣在上猶大庾南康之中相距各三百餘里師所奏建也數十年來居民井落草木茂密生聚繁衍百姓追思功德家設像以致奠祝至是廷耀請於前軍門盧會民建師祠於儒學東隅盧從之命事沈謚巡縣廷權請新舊制謚爲增其未備設制定祀如信豐諸縣立石紀事

九月太僕少卿呂懷巡按御史成守節改建陽明祠於瑯琊山

山去城五里舊有祠在豐樂亭右湫隘不宏俎豆茲改建紫薇泉上是年畿謁師祠與懷減賢等數十人大會於祠下十月洪自寧國與貢安國謁師祠見同門高年猶有能道師教人初入之功者

二十三年甲寅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閻東寧國知府劉起宗建水西書院祀先生

水西在涇縣大溪之西有上中下三寺初與諸生會集寓於各寺方丈既而諸生日衆僧

舍不能容乃築室於上寺之隙地以備講肄
又不足提學御史黃洪崑與知府劉起宗創
議建精舍於上寺右未就巡按御史閻東提
學御史趙鏜繼至起宗復申議於是屬知縣
丘時庸恢弘其制督成之邑之士民好義者
競來相沒南陵縣有寡婦陳氏蕙按妻也遣
其子廷武輸田八十畝有奇以廩餼來學於
時書院館穀具備遂成一名區云起宗禮聘
洪畿間年至會

三十四年乙卯歐陽德改建天真仰止祠

德揭天真祠曰摠師二詩石門蒼峽龜疇胥
海皆上院之景吾師神明所依也今祠建山
麓恐不足以安師靈適其徒御史胡宗憲提
學副使阮鶚俱有事吾浙即責其改建祠於
其上院扁其額曰仰止江西提學副使王宗
沐訪南康生祠塑師像遣生員徐應隆迎至
新祠爲有司公祭下祠塑師燕居像爲門人
私祭鄒守益撰天真仰止祠記記曰嘉靖丙

辰錢子德洪聚青原連山之間議葺陽明先生年譜且曰仰止之祠規模聳舊觀矣宜早至一記之未果趨也迺具顛末以告天真書院本天真天龍淨明三寺地歲庚寅同門王子臣薛子侃王子畿暨德洪建書院以祀先生新建伯中為祠堂後為文明閣藏書室望海亭左為嘉會堂游藝所傳經樓右為明德堂日新館傍為翼室置田以供春秋祭祀歲甲寅今總制司馬梅林胡公宗憲按浙今中

丞阮公鶚視學謀於同門黃子弘綱主事陳子宗虞改祠於天真上院距書院半里許以薛子侃歐陽子德王子臣附俱有事師祠也左為叙勲堂右為齋堂後崖為雲泉樓前為祠門門之左通慈雲嶺磴道橫亘若虹立石牌坊於嶺上題曰仰止下接書院百步一亭曰見疇曰瀉雲曰環海右拓基為淨香菴以居守僧外為大門合而題之曰陽明先生祠門外半壁池跨池而橋曰登雲橋外即龜田

亭其上曰大極云歲丁巳春總制胡公平海
夷而歸思敷文教以戢武士命同門杭二守
唐堯臣重刻先生文錄傳習錄於書院以嘉
惠諸生重修祠宇加丹墜泉石之勝闢凝霞
玄陽之洞梯上真躡蹻窟經蒼峽采十真以
臨四眺湘烟越嶠縱足萬狀窮島怒濤坐收
樽俎之間四方遊者愕然以爲造物千年所
秘也文明有象先生嘗詠之而一旦盡發於
群公鬼神其聽之矣守益拜首而復曰真之

動以天也微矣果疇而仰應又疇而止之先
師之訓曰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
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而反覆
師旨慨乎顏子知幾之傳故其詩曰無聲無
臭而乾坤萬有基焉是無而未嘗無也又曰
不離日用常行而直造先天未畫焉是有而
未嘗有也無而未嘗無故視聽言動于天則
欲罷而不能有而未嘗有故天則穆然無方
無體欲從而末由茲顏氏之所以爲真見也

吾儕之服膺師訓久矣飭勵事爲而未達行
著習察之蘊則倚於滯像研精性命而不屑
人倫庶物之實則倚於凌虛自邇而遠自卑
而高未免於岐也而入門升堂奚所仰而止
乎獨知一脈天德所由立而王道所由四達
也慎之爲義從心從真不可人力加損稍涉
加損便入人爲而僞矣古之人受命如舜無
憂如文繼志述事如武王周公格帝饗廟運
天下於掌舉由孝弟以達神明無二塗轍故

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指真之動以
天也先師立艱履險磨瑕去垢從直諫遠謫
九死一生沛然有悟于千聖相傳之訣析支
離於衆淆融闕漏於二氏獨揭良知以醒群
夢故惠流於窮民威襲於巨寇功昭于宗社
而教思垂於善類雖罹讒而遇媚欲掩而彌
章身沒三十年夫干戈倥偬中表揚日力此
豈聲音笑貌可襲取哉惟梅林子嘗受學於
金臺至取師門學術勲烈相與研之既令餘

姚誥練淬勵荐拜簡命神謀鬼謀出入千古
旁觀駭汗而竟以成功若於先師有默解者
繼自今督我同遊暨於來學駿奔詠歌務盡
齋明盛服之實其望也若跂其至也若休將
三千三百益然仁體罔俾支離闕漏雜之以
古所稱忠信篤敬叅前倚衡蠻貊無異於州
里省刑薄歛親上死長持挺於秦楚是發先
師未展之秘達爲赤舄隱爲陋巷俾 聖代
中和位育之休熙光天化日之中是謂仰止

之真

三十五年丙辰二月提學御史趙鏜修建復初書
院祀先生

書院在廣德州治初鄒守益謫判廣德創建
書院置贍田以延四方來學率其徒濮漢施
天爵過越見師而還復初之會遂振不息後
漢天爵出宦遊是會興復不常者二十年至
洪畿主水西會往來廣德諸生張槐黃中李
天秩等邀會五十人過必與停驂信宿是年

漢天爵致政歸知州莊士元州判何光裕申
鏜復大修書院設師位以歲修祀事

五月湖廣兵備僉事沈寵建仰止祠於崇正書
院祀先生

書院在蘄州麒麟山寵與州守同門谷鍾秀
建書院以合州之選士講授師學是年與鄉
大夫顧問顧闕迎洪於水西諸生鍾沂史修
等一百十人有奇合會於立誠堂寵率州守
首舉祀事屬洪撰仰止祠記其畧曰二三子

爾知天下有不因世而異不以地而隔不爲
形而拘者非良知之謂乎夫子於諸生世異
地隔形踈而願祠而祀之尸而祝之非以良
知潛通於其間乎昔舜文之交也世之相後
千有餘歲地之相去千有餘里揆其道則若
合符節者何也爲其良知同也苟求其同豈
惟舜文爲然哉赤子之心與大人同夫婦之
愚不肖與聖人同蒸民之不識不知與帝則
同故考諸往聖而非古也俟諸百世而非今

也無弗同也無弗足也故歷千載如一日焉
地不得而間也通千萬人如一心焉形不得
而拘也三代而降世衰道微而良知真體炯
然不滅故夫子一發其端而吾人一觸其幾
恍然如出幽谷而覩天日故諸生得之易而
信之篤者爲良知同也雖然諸生今日得之
若易信之若篤矣亦尚思其難而擬其信之
若未至于昔者夫子之始倡是學也天下非
笑詆訾幾不免于陷穽者屢矣夫子憫人心

之不覺也忘其身之危困積以誠心稽以實
得見之行事故天下之同好者共起而以身
承之以政明之故諸生之有今日噫亦難矣
諸生今日之得若火燃泉達能繼是無間必
信其燎原達海以及于無窮斯爲真信也已
是在二三子圖之

四十二年癸亥四月先師年譜成

師既沒同門薛侃歐陽德黃弘綱何性之王
畿張元冲謀成年譜使各分年分地搜集成

蔡總裁於鄒守益越十九年庚戌同志未及
合併洪分年得師始生至謫龍塲寓史際嘉
義書院具稿以復守益又越十年守益遺書
曰同志注念師譜者今多爲隔世人矣後死
者寧無懼乎譜接龍塲以續其後脩飾之後
吾其任之洪復寓嘉義書院具稿得三之二
壬戌十月至洪都而聞守益訃遂與巡撫胡
松弔安福訪羅洪先于松原洪先開關有悟
讀年譜若有先得者乃大悅遂相與考訂促

洪登懷王越四月而譜成

八月提學御史耿定向知府羅汝芳建志學書
院于宣城祀先生

洪畿初赴水西會過寧國府諸生周怡賁安
國梅守德沈寵余珊徐大行等二百人有奇
延至景德寺講會相繼不輟是年畿至定向
汝芳規寺隙地建祠立祀于今講會益盛後
知府鍾一元扁爲昭代真儒遵聖諭也

四十三年甲子少師徐階撰先生像記

記曰陽明先生像一幅水墨寫嘉靖己亥予
督學江西就士人家摹得先生燕居像二朝
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
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
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尚書
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爲世所忌竟奪爵予
往來吉贛間其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
命按事福州乞歸省其親乘單舸下南昌至
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爲討賊計而吉安太

守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
留吉安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
皆有日月可按覆而忘者謂先生始赴濠之
約后持兩端遁歸爲伍所強會濠攻安慶不
克乘其沮喪幸成攻夫人苟有約其敗徵未
見必不遁凡攻討之事勝則侯不勝則族苟
持兩端雖強之必不留 武皇帝之在御也
政由嬖倖濠悉與結納至或許爲內應方其
崛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先生引兵而西

留其家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
敗即縱火毋為賊辱嗚呼此其功豈可謂偉
成而其心事豈不皦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
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
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為小人所誣者多矣
要其終必自暴白乃予所深慨者今世十大
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為柔愿下者直以貪黷
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為國家
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

入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為治不患無事功患
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
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所議論
者如此雖在上智不以賞罰為勸懲彼其激
勵中才之具不已踈乎此予所深慨也濠之
亂孫許二公死于前先生平定之于後其迹
不同同有功於名教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
而先生無祠予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于後
圃未幾被召因摹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

以贈呂生子嘗見人言此像于先生極似以
今觀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儒
者之作用矣呂生誠有慕乎尚於其學求之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成守節重脩洪都王公仰
止祠

大學士李春芳作碑記記曰陽明先生祠少
師存翁徐公督學江右時所創建也公二十
及第宏詞博學燁然稱首詞林一時詞林宿
學皆自以爲不及而公則曰學豈文詞已也

日與文莊歐陽公窮究心學聞陽明先生良
知之說而深契焉江右爲陽明先生過化公
既闡明其學以訓諸生而又爲崇祀無所不
足以繫衆志乃於省城營建祀宇肖先生像
祀之遴選諸生之雋茂者樂群其中名曰龍
沙會公課藝暇每以心得開示諸生而一時
諸生多所興起云既公召還洊躋綸閣爲
上所親信蓋去江右幾二十年夫有告以祠宇
傾圯者公則愀然動心捐賜金九十屬新建

錢令脩葺之侍御甘齋成君聞之曰此予責也遂身任其事鳩工拓材飾其所已敝增其所未備堂宇齋舍煥然改觀不惟妥神允稱而諸生之興起者益勃勃不可禦矣噫公當樞筦之任受心膂之寄無論幾務叢委即宸翰咨答日三四至而猶之不可以已也夫致知學發自孔門而孟子良知之說則又發所未發陽明先生合而言之曰致良知則好善惡惡之意誠推其極家國天下可坐而理矣

公篤信先生之學而日以體之身心施之政事秉鈞之初即發私餽屏貪墨示以好惡四海嚮風不數年而人心吏治翕然丕變此豈有異術哉好善惡惡之意誠於中也故學非不明之患患不誠耳知善知惡良知具存譬之大明當天無微不照當好當惡當賞當罰當進當退錙銖不爽各當天則循其則而應之則平平蕩蕩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天下平矣故誠而自慊則好人所好惡人所惡而

爲仁不誠而自欺則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而
爲不仁苟爲不仁生於其心害於其事靈治
戕民有不可勝言者矣公爲此懼又舉明道
定性識仁二書發明其義以示海內學者而
致知之學益明以切諸生能心惟其義而體
諸身則於陽明先生之學幾夫業新舍者其
尚體公之意而殫力於誠以爲他日致用之
地哉

四十五年丙寅刻先生文錄續編成

師文錄久刻行于世同志又以所遺見寄彙
錄得爲卷者六嘉興府知府徐必進見之曰
此於師門學術皆有關切不可不通行同志
董生啓予徵少師存齋公序命工入梓名曰
文錄續編并家乘三卷行於世云

今

上皇帝隆慶元年丁卯五月 詔贈新建侯謚文
成

丁卯正月詔病故大臣有應得恤典贈謚而

未得者許部院科道官議奏定奪於是給事中辛自脩岑用賓等御史王好問耿定向等上疏原任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功勳道德宜膺殊恤下吏禮二部會議得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闡聖賢之絕學筮官郎署而抗疏以犯中璫甘受炎荒之謫建臺江右而提兵以平巨逆親收社稷之功偉節竒勲久見推於輿論封盟錫典豈宜遽奪於身終疏上詔贈新建侯謚文成

制曰竭忠盡瘁固人臣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國家激勸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亞上公而節惠易名榮逾華袞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容以久虛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冠屹爲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獨奮乾坤正論身瀕危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彌深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闡倡周程之道術來學攸宗蘊蓄既宏猷爲丕著遺艱投火隨試

皆宜戡亂解紛無施勿效閩粵之箐巢盡掃
而擒縱如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足憲
爰及逆藩稱亂尤資仗鉞淵謀旋凱奏功速
於吳楚之三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宵
是嘉社稷之偉勲申盟帶礪之異數既復撫
夷兩廣旋至格苗七旬謗起功高賞移罰重
爰遵遺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封時庸
旌伐追曲江之殊卹庶以酬勞茲特贈為新
建侯謚文成錫之

誥命於戲鐘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世
登南國之功未為一代之宗臣實耀千年之
史冊冥靈不昧寵命其承六月十七日遣行
人司行人 賜造墳域遣浙江布政使司堂
上正官叅政 與祭七壇

二年戊辰六月先生嗣子正億襲伯爵

元年三月給事中辛自脩岑用賓等為開讀
事上疏請復伯爵吏部尚書楊博奉

旨移咨江西巡撫都御史任士憑會同巡按御

史蘇朝宗查覆征藩實跡及浙江巡撫都御史趙孔昭巡按御史王得春奏應復爵廕相同于是吏部奉欽依會同成國公朱希忠戶部尚書馬森等議得本爵一聞逆濠之變不以非其職守急還吉安倡義勤王未踰旬朔而元克授首立消東南尾大之憂不動聲色而奸宄蕩平坐貽 宗社盤石之固較之開國佐命時雖不同擬之靖遠咸寧其功尤偉委應補給

誥券容其子孫承襲以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之報議上 詔遵

先帝原封伯爵與世襲至三年五月御史傅寵奏議爵廕吏部復請 欽依會同成國公朱希忠戶部尚書劉體乾議得誠意伯劉基食糧七百石乃

太祖欽定靖遠伯王驥一千石新建伯王守仁一千石係累朝欽定多寡不同夫封爵之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禦胡曰平番曰

征蠻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府勦
寇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關

社稷之重輕係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
足以報之至于死綏宣猷勦寇則皆一身一
時之事錫以錦衣之廕則可槩欲剖符則未
可也竊照新建伯王守仁乃正德十四年親
捕反賊宸濠之功南昌南贛等府雖同邦域
分土分民各有專責提募兵而平隣賊不可
不謂之倡義南康九江等處首罹荼毒且進

且攻人心搖動以藩府而叛

朝廷不可不謂之勁敵出其不意故俘獻于旬
月之間若稍懷遲疑則賊謀益審將不知其
所終攻其必救故績收乎萬全之畧若少有
踈虞則賊黨益繁自難保其必濟膚功本自
無前竒計可以範後靖遠威寧姑置不論即
如寧夏安化之變比之江西難易迥絕遊擊
仇鉞于時得封咸寧伯人無間言同一藩服
捕反何獨于新建伯而疑之乎所擬南京各

全書卷三十五
台語四所金
道御史欲要改廢錦衣衛于報功之典未盡
激勸攸關難以輕擬合無將王守仁男襲新
建伯正億不必改議以後子孫仍照臣等先
次會題

明旨許其世襲

詔從之准照舊世襲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五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六

附錄五年譜附錄五

增訂年譜刻成啓原檢舊譜得為序者五得論
年譜書者二十乃作而嘆曰譜之成也非苟然
哉陽明夫子身明其道於天下緒山念菴諸先
生心闡斯道於後世上以承百世正學之宗下
以啓百世後聖之矩矱是譜者可忽易哉乃取
叙書彙而錄之以附譜後使後之志師學者知
諸先生為道之心身斯譜其無窮乎

陽明先生年譜序

門人錢德洪

嘉靖癸亥夏五月陽明先生年譜成門人錢德洪稽首叙言曰昔堯舜禹開示學端以相授受曰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噫此三言者萬世聖學之宗與執中不離乎四海也中也者人心之靈同體萬物之仁也執中而離乎四海則天地萬物失其體矣故堯稱峻德以自親九族以至和萬邦舜稱玄德必自定父子以化天下堯舜之為帝禹湯文武之為王所以致唐虞

之隆成三代之盛治者謂其能明是學也後世聖學不明人失其宗紛紛役役疲極四海不知中為何物伯術興假借聖人之似以持世而不知遂乎外者遺乎內也佛老出窮索聖人之隱微以全生而不知養乎中者遺乎外也教衰行弛喪亂無日天祿亦與之而未終噫夫豈無自而然哉寥寥數千百年道不在位孔子出祖述堯舜顏曾思孟濂溪明道繼之以推明三聖之旨斯道燦燦然復明於世惜其空言無徵百姓

不見三代之治每一傳而復晦寥寥又數百年
吾師陽明先生出少有志於聖人之學求之宋
儒不得窮思物理卒遇危疾乃築室陽明洞天
為養生之術靜攝既久恍若有悟蟬脫塵塗有
飄飄遐舉之意焉然即之於心若未安也復出
而用世謫居龍場衡困拂鬱萬死一生乃大悟
良知之旨始知昔之所未極性真宜其疲神
而無得也蓋吾心之靈徹顯微忘內外通極四
海而無間即三聖所謂中也本至簡也而求之

繁至易也而求之難不其謬乎征藩以來再遭
張許之難呼吸生死百鍊千摩而精光煥發益
信此知之良神變妙應而不流於蕩淵澄靜寂
而不墮於空徵之于聖莫或紕繆雖百氏異流
咸於是乎取証焉噫亦已微矣始教學者悟從
靜入恐其或病於枯也揭明德親民之旨使加
誠意格物之功至是而特揭致良知三字一語
之下洞見全體使人人各得其中由是以昧入
者以明出以塞入者以通出以憂憤入者以自

得出四方學者翕然來宗之意亦云兆矣天不
憖遺野死遐荒不得終見三代之績豈非千古
一痛恨也哉師既沒吾黨學未得正各執所聞
以立教儀範隔而真意薄微言隱而口說騰且
喜為新奇請秘之說凌獵超頓之見而不知日
遠於倫物甚者認知見為本體樂踈簡為超脫
隱幾智於權宜蔑禮教於任性未及一傳而淆
言亂衆甚為吾黨憂邇年以來亟圖合併以宣
明師訓漸有合異統同之端謂非良知昭晰師

言之尚足徵乎譜之作所以徵師言耳始謀於
薛尚謙顧三紀未就同志日且凋落鄒子謙之
遺書督之洪亦大懼湮沒假館於史恭甫嘉義
書院越五月草半就趨謙之而中途聞訃矣偕
撫君胡汝茂往哭之返見羅達夫閉關方嚴及
讀譜則喟然嘆曰先生之學得之患難幽獨中
蓋三變以至於道今之談良知者何易易也遂
相與刊正越明年正月成于懷玉書院以復達
夫比歸復與王汝中張叔謙王新甫陳子大賓

黃子國卿王子健互精校閱曰庶其無背師說乎命壽之梓然其事則核之奏牘其文則稟之師言罔或有所增損若夫力學之次立教之方雖因年不同其旨則一洪竊有取而三致意焉噫後之讀譜者尚其志逆神會自得於微言之表則斯道庶乎其不絕矣僭爲之序

陽明先生年譜考訂序

後學羅洪先

嘉靖戊申先生門人錢洪甫聚青原言年譜僉以先生事業多在江右而直筆不阿莫洪先若

遂舉丁丑以後五年相屬又十六年洪甫攜年譜稿二三冊來謂之曰戊申青原之聚今幾人哉洪甫懼始堅懷王之留明年四月年譜編次成書求踐約會滁陽胡汝茂巡撫江右擢少司馬且行刻期入梓敬以旬日畢事已而即工稍緩復留月餘自始至卒手自更正凡八百數十條其見聞可據者刪而書之歲月有稽務盡情實微涉揚詡不敢存一字大意貴在傳信以俟將來於是年譜可觀洪先因訂年譜反覆先生

之學如適途者顛仆沉迷泥淖中東起西陷亦
既困矣然卒不為休也久之得小蹊徑免於沾
途視昔之險道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
然卒不為休也久之得大康莊視昔之蹊徑又
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乃其意則以為
出於險道而一旦至是不可謂非遇幸彼其才
力足以特立而困為我者固尚衆也則又極力
呼號冀其偕來以共此樂而顛迷愈久呼號愈
切其安焉而弗之者顧視其嗷嗷至老死不

休而翻以為笑不知先生蓋有大不得已者惻
於中嗚呼豈不尤異也乎故善學者竭才為上
解悟次之聽言為下蓋有密證殊資嘿持妙契
而不知反躬自求實際以至不副夙期者多矣
固未有歷涉諸難深入真境而觸之弗靈發之
弗瑩必有俟於明師面臨至語私授而後信久
遠也洪先談學三年而先生卒未嘗一日得及門
然於三者之辨今已審矣學先生之學者視此何
哉無亦曰是必有得乎其人而年譜者固其影也

刻陽明先生年譜序

門人王畿

年譜者何纂述始生之年自幼而壯以至於終
藉其終始之行實而譜焉者也其事則倣於孔
子家語而表其宗傳所以示訓也家語出于漢
儒之臆說附會假借鮮稽其實致使聖人之學
黯而弗明偏而弗備駁而弗純君子病焉求其
善言德行不失其宗者莫要於中庸蓋子思子
憂道學之失傳發此以詔後世其言明備而純
不務臆說其大旨在於未發之中一言即虞廷

道心之微也本諸心之性情致謹於隱微顯見
之幾推諸中和位育之化極之乎無聲無臭而
後爲至蓋家學之秘藏也孟軻氏受業子思之
門自附於私淑以致願學之誠於尹夷惠則以
爲不同道於諸子則以爲姑舍是自生民以來
莫盛於孔子毅然以見而知之爲已任差等百
世之上若觀諸掌中是豈無自而然哉所不同
者何道所舍者何物所願學者何事端緒毫釐
之間必有能辨之者夫漢儒不知聖人之學本

諸性情屑屑然取證於商羊萍實防風之骨肅
慎之矢之迹以徧物爲知必假知識聞見助而
發之使世之學者不能自信其心俵俵然求知
於其外漸染積習其流之弊歷千百年而未已
也我陽明先師崛起絕學之後生而穎異神靈
自幼即有志於聖人之學蓋嘗泛濫於辭章馳
騁於才能漸漬於老釋已乃折衷於群儒之言
參互演繹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載
動忍增益始超然有悟於良知之旨無內外無

精粗一體渾然是即所謂未發之中也其說雖
出於孟軻氏而端緒實原於孔子其曰吾有知
乎哉無知也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言良知
無知而無不知也而知識聞見不與焉此學脉
也師以一人超悟之見啾啾其間欲以挽回千
百年之染習蓋亦難矣寢幽寢昌寢微寢著風
動雷行使天下靡然而從之非其有得於人心
之同然安能舍彼取此確然自信而不惑也哉
雖然道一而已學一而已良知不由知識聞見

而有而知識聞見莫非良知之用文辭者道之華才能者道之幹虛寂者道之原群儒之言道之委也皆所謂良知之用也有舍有取是內外精粗之見未忘猶有二也無聲無臭散為萬有神奇臭腐隨化屢遷有無相乘之機不可得而泥也是故溺於文辭則為陋矣道心之所達良知未嘗無文章也役於才藝則為鄙矣天之所降百姓之所與良知未嘗無才能也老佛之沉守虛寂則為異端無思無為以通天下之故良

知未嘗無虛寂也世儒之循守典常則為拘方有物有則以適天下之變良知未嘗無典要也蓋得其要則臭腐化為神奇不得其要則神奇化為臭腐非天下之至一何足以與於此夫儒者之學務於經世但患於不得其要耳昔人謂以至道治身以土苴治天下是猶泥於內外精粗之二見也動而天游握其機以達中和之化非有二也功著社稷而不尸其有澤究生民而不宰其能教彰士類而不居其德周流變動無

爲而成莫非良知之妙用所謂渾然一體者也如運斗極如轉戶樞列宿萬象經緯闔闢推盪出入於大化之中莫知其然而然信乎儒者有用之學良知之不爲空言也師之續承絕學接孔孟之傳以上窺姚姒所謂聞而知之者非耶友人錢洪甫氏與吾黨二三小子慮學脉之無傳而失其宗也相與稽其行實終始之詳纂述爲譜以示將來其於師門之秘未敢謂盡有所發而假借附會則不敢自誣以滋臆說之病善

讀者以意逆之得於言詮之外聖學之明庶將有賴而是譜不爲徒作也已故曰所以示訓也

又

後學胡松

人有恒言真才固難而全才尤難也若陽明先生豈不亶哉其人乎方先生抗議忤權投荒萬里處約居貧困心衡慮絜然道人爾及稍遷令尹漸露鋒穎矣未幾內遷進南太僕若鴻臚官曹簡暇日與門人學子講德問業尚友千古人皆譁之爲禪後擢僉副都御史至封拜亦日與

門人學子論學不輟而山賊逆藩之變一鼓殲
之於是人始服先生之才之美矣雖服先生之
才而猶疑先生之學誠不知其何也松嘗謂先
生之學與其教人大抵無慮三變始患學者之
心紛擾而難定也則教人靜坐反觀專事收斂
學者執一而廢百也偏於靜而遺事物甚至厭
世惡事合眼習觀而幾於禪矣則揭言知行合
一以省之其言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又
曰知爲行主意行爲知工夫而要於去人欲而

存天理其後又恐學者之泥於言詮而終不得
其本心也則寡以致良知爲作聖爲賢之要矣
不知者與未信者則又病良知之不足以盡道
而群然吠馬豈知良知即良心之別名是知也
維天高明維地廣博雖無聲臭萬物皆備古今
千聖萬賢天下百慮萬事誰能外此知者而致
之爲言則篤行固執允迪實際服膺弗失而無
所弗用其極並舉之矣豈專守靈明用知而自
私耶專守靈明用智自私而不能流通著察於

倫物云爲之感。而或牽引轉移於情。染伎倆之私。雖名無不周。偏而實難。與研慮雖稱。莫之信果。而實近於蕩恣。甚至藐競業而病防檢。私徒與而挾悻嫉。廢人道而群鳥獸。此則禪之所以病道者。爾先生之學。則豈其然乎。故其當大事。決大疑。夷大難。不動聲色。不喪匕鬯。而措斯民於衽席之安。皆其良知之推致。而無不足。而非有所襲取於外。他日讀書竊疑孔子之言。而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夫聖非誇也。未嘗習爲戰。

與闢也。又非有祝詛厭勝之術也。而云必克。福得無殆於誣歟。是未知天人之心之理之一也。夫君子齊戒以養心。恐懼而慎事。則與天合德。而聰明睿知文理密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矣。則何福之不獲。何戰之弗克。而又奚疑焉。不然。傳何以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夫郊社禘嘗之禮。則何與於治國之事也。夫道一而已矣。通則皆通。塞則皆塞。文豈爲文武。豈爲武。蓋尚父之鷹揚。本於敬義。而

周公之東征破斧寔哀其人而存之彼依托之徒呼喝吒詫豪蕩弗檢自詭爲道與學而欲舉天下之大事祇見其勞而敝矣緒山錢子先生高第弟子也編有先生年譜舊矣而猶弗自信泝錢塘踰懷玉道臨川過洪都適吉安就正於念菴諸君子念菴子爲之刪繁舉要潤飾是正而補其闕軼信乎其文則省其事則增矣計爲書七卷既成則謂予曰君滁人先生蓋嘗過化而今繼居其官且與討論君宜叙而刻之余謝

不敢而又弗克辭也則以竊所聞於諸有道者論次如左俾後世知先生之才之全蓋出於其學如此必就其學而學焉庶幾可以弗畔矣夫

又

後學王宗沐

昔者孔子自序其平生得學之年自十五以至七十然後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其間大都詣入之深如浚井者必欲極底裏以成而修持之漸如歷階者不容躡一級而進至哉粹乎千古學脉之的也然宗沐嘗仰而思之使孔子不至七

十而沒豈其終不至於從心耶若再引而未沒也則七十而後將無復可庸之功耶嗟乎此孔子所謂苦心吾恐及門之徒自顏曾而下有不得而聞者矣夫矩心之體而物之則也心無定體以物為體方其應於物也而體適呈焉炯然煥然無起無作不以一毫智識意解參於其間是謂動以天也而自適於則加之則涉於安排減之則闕而不貫毫釐幾微瞬目萬里途轍倚着轉與則背此非有如聖人之志畢餘生之力

精研一守以至於忘體忘物獨用全真則固未有能湊泊其藩者而況於橫心之所欲而望其自然不踰於矩哉此聖學所以別於異端斃而後已不知老之將至者也不踰矩由不惑出而不惑者吾心之精明本體所謂知也自宋儒濂溪明道之沒而此學不傳我

朝陽明王先生蓋學聖人之學者其事功文章與夫歷涉發跡頗為世所竒而爭傳之以為恠年幾六十而沒而其晚歲始專揭致良知為聖學

大端良有功於聖門予嘗覽鏡其行事而叅讀其書見其每更患難則愈精明負重難則愈堅定然後知先生英挺之稟雖異於人而所以能邃於此學而發揮於作用者亦不能不待於歷歲踐悟之漸而世顧竒其發跡與夫事業文章之餘夫亦未知所本也與先生高弟餘姚錢洪甫氏以親受業乃能譜先生履歷始終編年爲書凡世所語竒事不載而於先生之學前後悟入語次猶詳書成而俾予爲之序

論年譜書

鄒守益

浮峰公歸浙託書促聚復真以了先師年譜竟不獲報烏泉歸審去歲兄在燕峰館修年譜以大水乃旋今計可脫稿爲之少慰同門群公如中離靜庵善山洛村南野皆勤動在念又作隔世人矣努力一來了此公案師門固不藉此然後死者之責將誰執其咎佇望佇望歸自武夷勞與暑并靜養寡出始漸就瘡老年精力更須愛惜願及時勵之風便早示瑤音以快懸跂

論年譜書

凡九首

羅洪先

數年一晤千里而來人生幾何幾聚散遂已矣可不悲哉信宿相對受益不淺正通書爐峰問行踪書扇至矣好心指摘感骨肉愛兒輩何知辱誨真語且波其父兩世斲戢如何爲報計南浦尚有數月留稍暇裁謝也年譜自別後即爲冊事奪去自朝至暮不得暇竟無頃刻相對期須於歲晚圖之幸無汲汲所欲語諸公者面時當不忘別後見諸友幸語收靜之功居今之世百務紛紛中更不暇

首寧有生意不患其不發揚患不格希耳
兒輩者可以語諸友也如何

天寒歲暮孤舟漾漾不知何日始抵南浦此心念之忽思年譜非細事兒亦非閑人一番出遊一番歲月亦無許多閑光陰須爲決計久留僻地一二川方可成功前所言省城內外終屬終囂是非之場斷非著書立言之地又不過終日揖讓飲宴而已何益於久處哉今爲兄計歲晚可過魯江公連山堂靜處且須謝絕城中士友勿復往來可久則

春中始發不然初正仍鼓懷玉之棹閒居數月日
間會友皆立常規如此更覺穩便即使栢泉公有
板留意亦勿依違如此方有定向不至優游廢事
矣弟欲寄語并譜草亦當覓便風不長遠也深思
爲畫此策萬萬俯聽不惑人言至懇至懇

玉峽人來得手書知兄拳拳譜草前遇便曾附一
簡爲公畫了譜之計極周悉幸俯聽且近時人之
好尚不同訛言誚謗極能敗人興味縱不之顧恐
於侍坐之愆不免犯瞽之戒知公必不忍也附此

不盡

倏焉改歲區區者年六十矣七十古稀亦止十年
間十年月日可成何事前此只轉瞬耳可不懼哉
前連二書望留兄了譜事只留魯江兄宅上百凡
皆便有朋友相聚者令寄食於隣如此賓主安矣
不然栢泉公有館穀之令則處懷玉爲極当好景
好人好日月最是難得如不肖弟者已不得從可
輕視哉省中萬不可留毋爲人言所誑再囑再囑
年譜一卷反覆三日稍有更正前欲書者乃合卷

日事而觀綱上言學心若未安今已入目於目中
諸書揭標令人觸目亦是提醒人處入梓日以白
黑地別之二卷三卷如舉良知之說皆可揭標於
目中矣望增入不識兄今何在便風示知之

正月遣使如吳江迎沈君魯附年譜稿并小簡上
想已即達龍光之聚言之使人興動弟謬以不肖
所講言之諸兄是執事說假譬以興發之在諸君
或有自得在不肖聞之愧耳供張不煩有司甚善
只恐往來酬應亦費時日蕪彼此不便則何如諸

君之意方專誠不知何以為去留也年譜續修
望寄示栢泉公為之序極善俟人至當促之來簡
精詣力究四字真章猛省處千載聖人不數數
只為欠此四字近讀擊壤之集亦覺此老收手太
早若是孔子直是停脚不得也願共勉之

承別簡數百言反覆於僕之稱謂謂僕心師陽明
先生稱後學不稱門人與童時初志不副稱門人
於沒後有雙江公故事可援且謬加許可以為不
辱先生門牆此皆愛僕太過特為假借推引耳在

僕固有所不敢竊意古人之稱謂皆據實不苟焉以著誠也昔之願學孔子者莫如孟子孟子嘗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蓋嘆之也彼其嘆之云者謂未得親炙見而知之以庶幾於速肖焉耳固未始即其願學而遂自謂之徒也夫得及門雖互鄉童子亦與其進不得及門雖孟子不敢自比於三千後之師法者宜如何哉此僕之所以不敢也雖然僕於先生之學病甚未有得耳如得其門稱謂之門不門何足輕重為僕謀者在願學不在及門

也今之稱後學者恒不易易必其人有所足師焉然後書之如是則僕之稱謂實與名應宜不可易若故汪公與僕兩人一則嘗侍坐一則未納贄事体自別不得引以相例且使僕有不得及門之嘆將自俛焉政而及之亦足以為私淑之助未為戚也

惟兄一言

廿六日吐泄大作醫云內有感冒五日後方云無事在五六日中自分與兄永訣方見門前光景未能深入究竟亦無奈何惟此自知耳雖父子間不

能一語接也初四日復見正月廿日書始知廿四
之期決不可留人爲悵悵蓋兄在南浦一日未安
則弟不能安松原一日今雖去太遠此心如何此
心如何見兄論夜坐詩中間指先天之病非謂先
天也謂學也記得白沙夜坐有云此見若問天根
處玄子中間得最真又云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
求之未發前是白沙無心於言也信口拈來自語
道合白沙雖欲斬之有不可得者也不肖正欲反
其意而言不自達爲之媿媿然不敢妄言乃憊兄
終身之惠不敢不敬承病戒多言復此咄咄不任
惶惶附此再呈不次

前病中承示行期卽力疾具復未幾王使來復辱
惠以年譜卽日命筆裁請緣其中有當二三人細
心商量者而執事得先生真傳面對口語不容不
才億度比別樣叙作用不同故須再請於執事務
細心端疑曲盡當時口授大義使他年無疑於執
事可也自整不妨連下或至來年總寄來不肖不
敢不盡其愚此千載之事非一時草草然舍今不

爲後一輩人更不可望矣。峽江湖君知事者書來託之斷不稽緩。

八月十一日始得兄六月朔日書則知弟六月下旬所寄書未知何日至也。柏泉公七月發年譜來日夕相對得盡寸長平生未嘗細覽文集今一一詳究始知先生此學進爲始末之序因之頗有警悟故於年譜中手自披校凡三四易稿於兄原本似失初制誠爲僭妄弟體兄虚心求益不復敢有彼我有限隔耳。如己卯十一月始自京口返江西

遊匡廬庚辰正月赴召歸重遊匡廬二月九江還南昌又乙亥年自陳疏乃己亥年考察隨例進本不應復有納忠切諫之語亦遂舉據文集改正之其原本所載本稿不敢濫入豈當時先生有是稿未上歟愚意此稿只入集不應遂入年譜不及請正今已付新建君入梓惟兄善教之草草裁復不盡請正

得吳堯山公書知年譜已刻成承陸北川公分惠可以達鄙意矣。綿竹共四十部此外寄奉龍溪兄

十部伏惟鑒入雖然今所傳者公之影響耳至於
此學精微則存乎人自得之固不在有與無多與
少也弟去歲至今皆在病中無能復舊然為學之
意日夕懇懇始知垂老惟有一事緊要若得影響
即可還造化無他欠事也兄別去一年此件自覺
如何前輩凋落雙翁以歸土所賴倡明此學者却
在吾輩吾輩若不努力稍覺散漫即此已矣無復
可望矣得罪千古非細事也悲哉悲哉千里寄言
不盡繾綣

答論年譜書 凡十首

錢德洪

承兄下榻信宿對默感教實多兄三年閉關焚舟
破釜一戰成功天下之太宇定矣斯道屬兄後學
之慶也珍重珍重更得好心消盡生死毀譽之念
忘則一體萬化之情顯盡乎仁矣如何如何師譜
一經改削精彩迥別謝兄點鐵成金手也東去譜
草有繼上乞賜留念外詩扇二柄寄令郎以昭併
祈賜正詩曰我昔遊懷玉而翁方閉關數年論睽
合豈泥形迹間今日下翁榻相對無忤顏月魄入

金書卷三十六
年譜五附錄
簾白松標當戶閒我默鏡黠黠翁言玉珊珊劍神
不費解調古無庸彈喜爾侍翁側傾聽疑如山見
影思立圭植根貴刪繁遠求憂得門况乃生宮闈
毋恃守成易俛惟創業艱又書會語一首程門學
善靜坐何也曰其憫人心之不自覺乎聲利百好
擾擾外馳不知自性之靈炯然在獨也稍離奔鶩
默悟真百感紛紜而真體常寂此極深研幾之學
也入聖之幾庶其得於斯乎

奉讀手詔感惓惓別後之懷心同道同不忘爾我
一語不遺共徹心髓真所謂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也感惕如之何年來同志凋落慨師門情事未終
此身悵悵無依今見兄誕登道岸此理在天地間
已得人主張吾身生死短長烏足爲世多寡不覺
脫然無係矣此番相別夫豈苟然哉宜兄之臨教
益切也師譜得兄改後謄清再上尚祈必盡兄意
無容遺憾乃可成書令郎美質望奮志以聖人爲
已任斯不辜此好歲月耳鄉約成冊見兄仁履一
邑可以推之天下矣信在言前不動聲色天載之

神也餘惟嗣上不備

別後沿途阻風舟弗能前至除夜始得到龍光寺
諸友群聚提兄丕顯待旦一語爲柄聽者莫不聳
然反惕謂兄三年閉關即與老師居夷處困動忍
熟仁之意同蓋慨古人之學必精詣力究深造獨
得而後可以爲得誠非忽慢可承領也諸生於是
日痛發此意兄雖在闕示道標的後學得所趨矣
喜幸喜幸城中王緝諸生夙辦柴米爲父留計供
應不涉有司五日一講會餘時二人輪班代接賓

伊生得靜處了請見其志誠懇姑與維舟信宿
以試之若果如衆計從之若終涉分心必難留矣
二書承示周悉同體之愛也今雖久暫未定必行
兄意不敢如前堅執硬主也栢泉公讀兄年譜深
喜經手自別決無可疑促完其後昨乞作序冠首
兄有書達幸督成之留稿乞付來人蓋欲付人騰
真也

兄於師譜不稱門人而稱後學謂師存日未獲及
門委贄也兄謂古今稱門人其義止於及門委贄

乎子貢謂得其門者或寡矣孔門之徒三千人非
皆及門委贄者乎今載籍姓名七十二人之外無
聞焉豈非委贄而未聞其道者與未及門者同乎
韓子曰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夫道之所在吾從
而師之師道也非師其人也師之所在吾從而
面之北面道也非北面其人也兄嘗別周龍崗其
序曰予年十四時聞陽明先生講學於贛慨然有
志就業父母憐恤不令出戶庭然每見龍崗從贛
回未嘗不憤憤也是知有志受業已在童時而不

獲通贄及門者非兄之心也父母愛護之過也今
服膺其學既三紀矣匪徒得其門且升其堂入其
室矣而又奚歎於稱門人耶昔者方西樵叔賢與
師同部曹僚也及聞夫子之學非僚也師也遂執
弟子禮焉黃久庵宗賢見師於京師友也再聞師
學於越師也非友也遂退執弟子禮聶雙江文蔚
見先生於存日晚生也師沒而刻二書於蘇曰吾
昔未稱門生冀再見也今不可得矣時洪與汝中
遊蘇設香案告師稱門生引予二人以爲証汪周

潭尚寧始未信師學及提督南贛親見師遺政乃
頓悟師學悔未及門而形於夢遂謁師祠稱弟子
遺書於洪汝中以為証夫始未有聞僚也友也既
得所聞從而師事之表所聞也始而未信師學於
存日晚生也師沒而學明証於友形於夢稱弟子
焉表所信也吾兄初擬吾黨承領本體太易併疑
吾師之教年來翕聚精神窮深極微且閉關三年
而始信古人之學不顯待且通晝夜合顯微而無
間試與里人定圖徑冊終日紛囂自謂無異密室

乃見吾師進學次第每於憂患顛沛百鍊純鋼而
自微三年所得始洞然無疑夫始之疑吾師者非
疑吾師也疑吾黨之語而未詳也今信吾師者非
信吾師也自信所得而徵師之先得也則兄於吾
師之門一啓關鑰宗廟百官皆故物矣稱入室弟
子又何疑乎譜草承兄改削編述師學惟兄與同
今譜中稱門人以表兄信心且從童時初志也其
無辭

南浦之留見諸友相期懇切中亦有八九輩肯向

裏求入可與共學夫亦見其中有一種異說爲不
羈少年助其愚狂故願與有志者反覆論正指明
師旨庶幾望其適道諸生留此約束頗嚴但無端
應酬終不出兄所料已與栢泉公論別決二十日
發舟登懷玉矣兄第伍簡復至感一體相成之愛
無窮已也仰謝仰謝精詣力究昨據兄獨得之功
而言來簡揭出四字以示更覺反惕謂康節收手
太早若在孔門自不容停脚矣實際之言真確有
味聞者能無痛切乎別簡謂孟子不得爲孔子徒

蓋嘆已不得親炙以成速肖也誦言及此尤負慚
恐親炙而不速肖此弟爲兄罪人也兄之所執自
有定見敢不如教間中讀兄夜坐十詩詞句清絕
造悟精深珍味入口令人雋永比之宋儒感興諸
作加一等矣幸教幸教然中有願正者與兄更詳
之吾黨見得此意正宜藏蓄默脩默証未宜輕以
示人恐學者以知解承功未至而知先及本體作
一景象非徒無益是障之也蓋古人立言皆爲學
者設法非以自盡其得也故引而不發更覺意味

深長然其所未發者亦已躍如何也至道非以言
傳至德非以言入也故歷勘古訓凡為愚夫愚婦
立法者皆聖人之言也為聖人說道妙發性真者
皆賢人之言也與富家翁言惟聞創業之艱與富
家子弟言惟聞享用之樂言享用之樂非不足以
歆聽聞而起動作也然終不如創業者之言近而
實也此聖賢之辯也調息殺機亥子諸說知凡寓
言然亦宜藏默蓋學貴精最忌駁道家說性命與
聖人所聞毫釐耳聖人於家國天下同為一體豈

獨自遺其身哉彼所謂術皆吾脩身中之實功特
不以微軀係念輒起絕俗之想耳關尹子曰聖人
知之而不為聖人既知矣又何不為耶但聖人為
道至易至簡不必別立爐灶只致良知人已俱得
矣知而不為者非不為也不必如此為也夫自吾
師去後茫無印正今幸兄主張斯道慨同志凋落
四方講會雖殷可與言者亦非不多但爐中火旺
會見有融釋時毫釐滓化未盡火力一去滓復凝
矣更望其成金足色永無變動難也而况庸一言

之雜其耳乎兄爲後學啓口容聲關係匪細立言之間不可不慎也故敢爲兄妄言之幸詳述以進我情關血脉不避喋喋惟兄其諒之

前月二十五日舟祭章江南昌諸友追送阻風樵舍五日入撫州吊明水兄又十日而始出其境舟中特喜無事得安靜構思譜草有可了之期矣乏人抄寫先錄庚辰八月至癸未二月稿奉上亟祈改潤即付來手到廣信再續上出月中旬計可脫稿也龍溪兄玉山遺書謂初以念菴兄之學偏於

枯稿今極耐心無有厭煩可謂得手但恐不厭煩處落見畧存一毫知解雖無知解畧着一些影子尚須有針線可商量處兄以爲何如不肖復之曰吾黨學問特患不得手若真得手良知自能針線自能商量苟又依人商量而脫則恐又落商量知解終不若良知自照刷之爲真也云云昨接兄回書云好心指摘感骨肉愛只此一言知兄真得手矣真能盡性盡仁致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慊矣滄海處下盡納百川而不自知其深也泰山盤旋

凌出霄漢而不自知其高也良知得手更復奚疑
故不肖不以龍溪之疑而復疑兄也兄幸教焉何
如舟中諸生問如何是知解如何是影子洪應之
曰念翁憫吉水徭賦不均窮民無告量已之智足
與周旋而又得當道相知信在言前勢又足以完
此故集一邑賢大夫賢士友開局以共成此事此
誠出於萬物一體誠愛惻怛之至情非有一毫外
念參於其中也若斯時有一毫是非毀譽利害人
我相參於其中必不能自信之真而自爲之力矣

此非盡性盡仁良知真自得手烏足與語此或亦
一毫影子曰我閑閒日久姑假此以自試即是不
倚靜知解終日與人紛紛而自覺無異密室此即
是不厭動知解謂我雖自信而同事者或未可以
盡信不信在人於我無污此即是不污其身之知
解謂我之首事本以利民若不耐心是遺其害矣
我之首事本以宜民若不耐心是不盡人情矣我
之首事本承當道之托若不耐心無以慰知已此
又落在不耐心之知解也良知自無是非毀譽利

害人我之間自能動靜合一自能人我同過自能
盡人之情慰知己之遇特不由外入起此知解毫
釐影子與良知本體尚隔一塵一塵之隔千里之
間也諸生聞之俱覺惕然有警并附以奉陳左右
亦與局中同事諸君一照刷可以發一笑也幸教
幸教

連日與水洲兄共榻見其氣定神清真肯全體脫
落猛火爐煅有得手矣自是當無退轉也但中有
一種宿惑信夢爲真未易與破耳久之當望殊途

歸然窺其微終有師門遺意在也師門之學未
不究極根抵者苟能一路精透始信聖人之道至
廣大至精微儒佛老莊更無剩語矣世之學者逐
逐世累固無足與論有志者又不能純然歸一此
適道之所以難也吾師開悟後學汲汲求人終未
有與之敵體承領者臨別之時稍承訓悉但得老
師一期望而已未嘗蒲其心而去也數十年來因
循歲月姑負此翁所幸吾兄得手今又得水洲共
學師道尚有賴也但願簡易直截於人倫日用間

無事揀擇便入神聖師門之囑也大學一書此是
千古聖學宗要望兄更加詳究畧涉疑議便易入
躡等徑約之病也慎之慎之即日上懷玉期完譜
尾以承批教歸日當卜出月終旬也

譜草苟完方是懷玉下七盤嶺忽接手教開緘宛
如見兄於少華峰下清灑殊絕感賜深也四卷所
批種種皆至意先師千百年精神同門逡巡數十
年且日凋落不肖學非夙悟安敢輒承非兄極力
主裁慨然舉筆許與同事不敢完也又非栢泉公

力主裁名山勝地深居廩食不能完也豈先師
精神前此久未就者時有所待即伸理冀元亨一
段如兄數言簡而核後當俱如此下筆也聞老師
遣冀行爲劉養正來致濠慇懃故冀有此行答其
禮也兄所聞核幸即裁之鋪張二字最切病端此
貧子見金而喜也平時稍有得每與師意會便起
贊嘆稱羨富家子只作如常茶飯見金而起喜心
者貧子態也此非老成持重如兄巨眼安能覷破
兄即任意盡削之不肖得兄舉筆無不快意決無

護持疼痛也信之信之教學三變諸處俱如此例
若不可改盡削去之其餘所批要收不可少處此
弟之見正竊比於兄者自古聖賢未有不由憂勤
惕勵而能成其德業今之學者只要說微妙玄通
凌躐超頓在言語見解上轉殊不知老師與人爲
善之心只要實地用功其言自謙遜卑抑大學誠
意章惟不自欺者其心自謙非欲謙也心常不自
足也兄所批教處止見近來實得與師意同也舒
國裳在師門文錄無所見惟行福建市舶司取至

一牌傳習績錄則與陳維濬夏于中同時在
坐問答語頗多且有一段持紙乞寫拱把桐梓一
章欲時讀以省師寫至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
句因與座中諸友笑曰國裳中過狀元來豈尚不
知所以養時讀以自警耶在座者聞之皆竦然汗
皆此東廊語也又丙午年遊安福復古書院諸友
說張石盤初不信師學人有辯者張曰豈有好人
及其門耶辯者曰及門皆好人也張曰東廊豈及
門乎辯者曰已在贛及門矣又曰舒國裳豈及門

乎曰國裳在南昌及門矣張始默然俛首後亦及門是年石磐攜其子會復古其子舉人。至今常在會未有及門之說昨南昌聞之諸友相傳因問律呂元聲乃心服而拜蓋其子姪輩叙其及門之端也昨見兄疑又漁中離續同志考舒芬名在列則其諸所相傳之評也如兄之教去前不欲一段存後問元聲。可矣徐珊嘗為師刻居夷集蓋在癸未年及門。己酉九月非龍場時也繼後可商量處甚多。有所見任舉筆裁之茲遣徐

生時舉持全集面正門下弟心力已竭雖聞指教更不能再著思矣惟兄愛諒之

不肖五月季旬到舍下又踰月十日始接兄二月四日峽江書一隔千里片紙之通遂難若此感慨又何深也玉體久平復在懷玉已得之柏泉兄茲讀來論更覺相警之情也深入究竟雖父子之間不能一語接誠然誠然此可與千古相感而不可與對面相傳在有志者自究自竟之耳天根亥子白沙詩中亦泄此意達性命之微者信口拈來自

與道合但我陽明先師全部文集無非此意特無
一言攙入者爲聖學立大防也兄之明教究悉然
於此處幸再詳之兄卧處卑濕早晚亦須開關徑
行登跳以舒泄蔽鬱之氣此亦去病之一端也徐
時舉來師譜當已出稿乞早遣發遠仰遠仰

春來與王敬所爲赤城會歸天真始接兄峽江書
無謹師譜考訂感一體相成之心慶師教之有傳
也中間題綱整索增錄數語皆師門精義匪徒慶
師教之有傳亦以驗兄閉關所得默與師契不疑

其所行也去年歸自懷玉黃滄溪讀譜草與見吾
肖溪二公互相校正亟謀梓行未幾滄溪物故見
吾闕去刻將半矣六卷已後尚得証兄考訂然前
刻已定不得盡如所擬俟番刻當以兄考訂本爲
正也中間增采文錄外集傳習續錄數十條弟前
不及錄者是有說願兄詳之先師始學求之宋儒
不得入因學養生而沉酣於二氏恍若得所入焉
至龍場再經憂患而始豁然大悟良知之旨自是
出與學者言皆發誠意格物之教病學者未易得

所入也每談二氏猶若津津有味蓋將假前日之所入以爲學者入門路徑辛巳以後經寧藩之變則獨信良知單頭直入雖百家異術無不具足自是指發道要不必假途傍引無不曲暢旁通故不肖刻文錄取其指發道要者爲正錄其涉假借者則釐爲外集譜中所載無非此意蓋欲學者志專歸一而不疑其所往也師在越時同門有用功懇切而泥於舊見鬱而不化者時出一險語以激之如水投石於烈焰之中一擊盡碎纖滓不留亦千

古一大快也聽者於此等處多好傳誦而不究其發言之端譬之用藥對症雖苦硝大黃立見竒効若不得症未有不因藥殺人者故聖人之教只指揭學問大端使人自証自悟不欲以峻言隱語立偏勝之劑以快一時聽聞防其後之足以殺人也師沒後吾黨之教日多岐矣洪居吳時見吾黨喜爲高論立異說以爲親得師傳而不本其言之有自不得已因其所舉而指示立言之端私錄數條未敢示人不意爲好事者竊錄甲午主試廣東其

錄已入嶺表故歸而刪正刻傳習續錄於水西實
以破傳者之疑非好爲多述以聳學者之聽也故
譜中俱不欲采入而况今節取而增述焉然刪刻
苦心亦不敢不謂兄一論破也願更詳之室遠書
劄徃復甚難何時合併再圖面証以了未盡之私
德教在思寤寐如見惟不惜遐音仰切仰切是書
復去
念菴隨以計報竟不
及一見痛哉痛哉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六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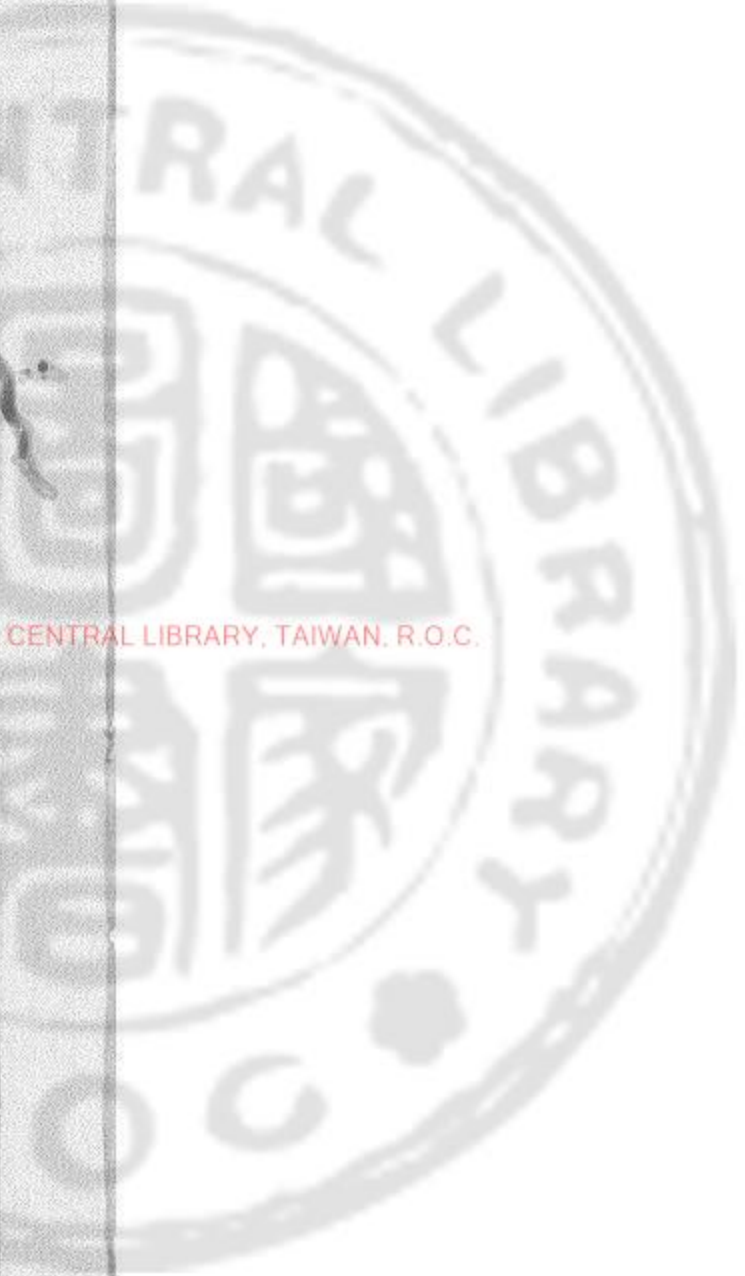
附錄六 世德紀

傳

王性常先生傳

張壹民撰

王綱字性常一字德常弟秉常敬常並以文學知名性常尤善識鑒有文武長才少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元末嘗奉母避兵五洩山中有道士夜投宿性常異其



三才圖會卷之三十一

氣貌禮敬之曰君必有道者願聞姓字道士曰吾終南隱士趙緣督也與語達旦因授以筮法且為性常筮之曰公後當有名世者矣然公不克終牖下今能從吾出遊乎性常以母老有難色道士笑曰公俗緣未斷吾固知之遂去誠意伯劉伯溫微時常造焉性常謂之曰子真王佐才然貌微不稱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夫性在丘壑異時得志幸勿以世緣見累則善矣後伯溫竟薦性常於朝洪武四年以文學徵至京師時性常年已七十

而齒髮精神如少壯上問而異之親策治道嘉悅其對拜兵部郎中未幾潮民弗靖遂擢廣東叅議往督兵糧謂所親曰吾命盡茲行乎致書與家人訣攜其子彥達以行至則單舸往諭潮民感悅咸扣首服罪威信大張回至增城遇海寇曹真竊發鼓譟突至截舟羅拜願得性常為帥性常諭以逆順禍福不從則厲聲叱罵之遂共扶舁之而去賊為堽坐性常日羅拜請不已性常亦罵不絕聲遂遇害時彥達亦隨入賊中從傍哭罵求死賊欲

并殺之其酋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誠孝容令綴羊革裹尸負之而出得歸葬禾山洪武二十四年御史郭純始備上其事得立廟死所錄用彥達彥達痛父以忠死躬耕養母簞衣惡食終身不仕性常之歿彥達時年十六云

遯石先生傳

祭酒胡儼撰

翁姓王氏諱與準字公度浙之餘姚人晉右軍將軍羲之之裔也父彥達有隱操祖廣東叅議性常

以忠死難 朝廷旌之 彥達痛父之死終身不仕悉取其先世所遺書付翁曰但毋廢先業而已不以仕進望爾也翁閉門力學盡讀所遺書鄉里後進或來從學者輒辭曰吾無師承不足相授因去從四明趙先生學易趙先生奇其志節妻以族妹而勸之仕翁曰昨聞先生遯世無悶之誨與準請終身事斯語大趙先生媿謝說說世嘗得筮書於異人翁暇試一取而究其術爲人筮無不奇中遠近幅輳縣令亦相遣人來邀筮後益數數日

或二三至翁厭苦之取其書對使者焚之曰王與
準不能爲術士終日奔走公門談禍福令大啣之
翁因逃入四明山石室中不歸者年餘時 朝廷
督有司訪求遺逸甚嚴部使者至縣欲起翁令因
言曰王與準以其先世嘗死忠 朝廷待之薄遂
父子誓不出仕有怨望之心使者怒拘翁三子使
人督押入山求之翁聞益深遂墜崖傷足求者得
之以出部使見翁創甚且視其言貌坦直無他翁
亦備言其焚書逃遯之故使者悟始釋翁見翁次

子世傑之賢因謂翁曰足下不仕終恐及罪寧能
以子代行乎不得已遂補世傑邑庠弟子員而翁
竟以足疾得免翁謂人曰吾非惡富貴而樂貧賤
顧吾命甚薄且先人之志不忍渝也又曰吾非傷
於石將不能遂栖遯之計石有德於吾不敢忘也
因自號遯石翁云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
數千言嘗筮居秘圖湖陰遇大有之震謂其子曰
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
而始興乎興必盛且久至是翁沒且十年而世傑

以名儒宿學膺貢來遊南雍大司成陳公一見待
以友禮使母就弟子列命六堂之士咸師資之儼
忝與同舍受世傑教益爲最久而相知爲最深因
得備聞翁之隱德乃私爲志之若此昔人有言公
侯子孫必復其始王氏自漢吉祥至祥覽皆以令
德孝友垂裕江左聯綿數百祀門第之盛天下莫
敢望中微百餘年天道未爲無意也元末時其先
世嘗遇異人謂其後必有名世者出而翁亦嘗再
世而興之筮今世傑於翁亦再世矣克世傑之道

真足以弘濟天下而能澹然爵祿不入其心古所
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吾誠
於世傑見之異時求當天下之大任者非世傑而
誰乎則異人之言與翁之筮於是始可驗矣

槐里先生傳

編修戚瀾撰

先生姓王名傑字世傑居秘園湖之後其先世嘗
植三槐於門自號槐里子學者因稱曰槐里先生
始祖爲晉右將軍羲之曾祖綱性常與其弟秉常

敬常俱以文學顯名國初而性常以廣東叅議死於苗之難祖秘湖漁隱彥達父遯石翁與準皆以德學為世隱儒先生自為童子即有志聖賢之學年十四盡通四書五經及宋諸大儒之說時朝廷方督有司求遺逸部使者聞遯石翁之名及門迫起之不可得見先生竒焉謂遯石翁曰足下不屑就罪且及身寧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乃遣先生備邑庠弟子員時教諭程晶負才倨傲奴視諸生見先生輒敬服語人曰此今之黃叔度也歲當

大比邑有司首以先生應薦比入試眾皆散黜衣先生歎曰吾寧曳履衡門矣遂歸不復應試宣德間詔中外舉異才堪風憲者破常調任使之時先生次當貢邑令黃維雅重先生為之具行李戒僕從強之應詔先生固以親老辭乃讓其友汪生叔昂既而遯石翁歿又當貢復以母老辭讓其友李生文昭而躬耕受徒以養其母饗殮不繼休如也母且歿謂先生曰爾貧日益甚吾死爾必仕毋忘吾言已終喪先生乃膺貢入南雍祭酒陳

公敬宗聞先生至待以友禮使母就弟子列明年
薦先生於朝未報而先生歿先生儀觀玉立秀
目修髯望之以為神人無賢愚戚疎皆知敬而愛
之言行一以古聖賢為法嘗謂其門人曰學者能
見得曾點意思將灑然無入而不自得爵祿之無
動於中不足言也先生與先君泠川先生友先君
每稱先生所著易春秋說周禮考正以為近世儒
者皆所不及與人論人物必以先生為稱首淵時
為童子竊志之然從先君宦遊於外無因及門也

今茲之歸先生歿已久矣就其家求所著述僅存
槐里雜稿數卷而所謂易春秋說周禮考正者則
先生之歿於南雍其二子皆不在侍為其同舍生
所取已盡亡之矣嗚呼惜哉先君幼時嘗聞鄉父
老相傳謂王氏自東晉來盛江左中微且百數年
元時有隱士善筮者與其先世遊嘗言其後當有
大儒名世者出意其在先生而先生亦竟不及用
豈尚在其子孫耶

竹軒先生傳

布政魏瀚撰

先生名倫字天叙以字行性愛竹所居軒外環植之日嘯咏其間視紛華勢利泊如也客有造竹所者輒指告之曰此吾直諒多聞之友何可一日相舍耶學者因稱曰竹軒先生早承厥考槐里先生廷訓德業夙成甫冠浙東西大家爭延聘爲子弟師凡及門經指授者德業率多可觀槐里先生蚤世環堵蕭然所遺惟書史數篋先生每啓篋輒揮涕曰此吾先世之所殖也我後人不殖則將落矣

乃窮年口誦心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觀儀禮左氏傳司馬遷史雅善鼓琴每風月清朗則焚香操弄數曲弄罷復歌古詩詞而使子弟和之識者謂其胸次灑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無不及焉居貧躬授徒以養母母性素嚴重而於外家諸孤弟妹憐愛甚切至先生每先意承志解衣推食惟恐弗及而於妻孥之寒餒弗遑恤焉弟粲幼孤爲母所鍾愛先生少則教之於家塾長則挈之遊江湖有無欣戚固不與居逮子華官翰林請於朝分

全書卷三十七
海日先生墓誌銘
祿以為先生養先生復推其半以贍弟鄉人有箕
豆相煎者聞先生風多愧悔更為敦睦之行先生
容貌環偉細目美髯與人交際和樂之氣藹然可
掬而對門人弟子則矩範嚴肅凜乎不可犯為文
章好簡古而厭浮靡賦詩援筆立就若不介意而
亦未嘗逸於法律之外所著有竹軒稿及江湖雜
稿若干卷藏于家先生與先君菊莊翁訂盟吟社
有莫逆好瀚自致政歸每月旦亦獲陪先生杖屨
遊且辱知於先生仲子龍山學士學士之子守仁

又與吾兒朝端同舉於鄉累世通家知先生之
者固莫如瀚因節其行之大者於此以備大史氏
之採擇焉

海日先生墓誌銘

大學士楊一清撰

正德己卯寧濠稱亂江西鳩集群盜燹數千艘而
東遠近震動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伯安傳檄
鄰境舉兵討賊時其父南京吏部尚書王公致仕
居會稽有傳伯安遇害者人謂公曰盍避諸公曰

吾兒方舉大義吾避安之或曰伯安既仇賊賊必
陰使人行不利於公避之是也公笑曰吾兒能棄
家計賊吾何可先去以為民望 祖宗功澤在天
下賊行且自斃吾為 國大臣恨老不能荷戈首
敵即有不幸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
人趨郡縣宜急調兵糧為備禁訛言勿令動搖人
心鄉人竊視公晏然如常時衆志亦稍稍定蓋不
旬月而伯安之捷報至矣初賊濠東下將趨南都
伯安引兵入南昌奪其巢賊聞大恐急旋舟伯安

帥吉安知府今都憲伍君文定等大戰於鄱陽湖
賊兵風靡遂擒濠并其黨與數千人獻俘於 闕
嗚呼自古奸雄構亂雖有忠臣義士必假以歲月
乃能削平禍難伯安奮戈一呼以身臨不測之淵
呼吸之間地方大定公聞變從容群囂衆惑屹然
不為動伯安得直前徇 國不嬰懷回顧以成懋
績公之雅量伯安之忠義求之載籍可多見哉及
是 武廟南巡權奸妬功構飛語陷伯安跡甚危
衆慮禍且及家公寂若無聞辛巳今 皇帝入嗣

大統始下 詔表揚伯安之功 召還京師因得
便道歸省尋論功封奉 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
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又以廷推兼南
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錫之誥券封公勲階爵邑
如子俾子孫世其爵適公誕辰伯安捧觴為壽公
蹙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邪賊濠之亂皆以汝
為死夫而不死以為事難猝平而平之然此仗
宗社神靈 朝廷威德豈汝一書生所能辦此讒
構橫行禍機四發願 武廟英明保全今 國是

既定吾父子之榮極矣然福者禍之基能無懼乎
古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牖
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邪伯安
跪曰謹受教公自是日與姻黨置酒宴樂歲暮舊
疾作嘉靖壬午春二月十二日終于正寢得年七
十有七未屬續時使者以部咨將新命至公尚能
言趣諸子曰不可以吾疾廢禮宜急出迎既成禮
偃然而逝訃 聞 上賜諭祭命有司治葬事伯
安偕諸弟卜以卒之明年秋八月某日葬公郡東

天柱峯之南之原具書戒使者詣鎮江請予銘公墓予曩官外制官太常接公班行不鄙謂予以知言見待予遷南京太常辱贈以文公校文南畿道舊故甚洽正德丁卯取嫉權奸歸致仕予亦避讒構謝病歸杜門不接賓客公直造內室慰語久之伯安又予掌銓時首引置曹屬號知己公銘當予屬顧以江西之變關繫公父子大節特先書之乃按公門人國子司業陸君深所著狀摘而叙之曰公姓王氏諱華字德輝號實菴晚號海日翁嘗讀

善龍泉山中學者稱為龍山先生上世自琅琊徙居會稽之山陰又自山陰徙餘姚四世祖諱性常有文武才國初為誠意伯所薦仕至廣東叅議峒苗為亂死之高祖諱彥達號秘湖漁隱年十六喪父屍自苗壤歸葬痛父死忠布疏終其身人稱孝子曾祖諱與準號遯石翁學精於易嘗筮得震之大有謂其子曰吾後再世其興與其久乎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為太學生卒父諱天叙號竹軒初以公貴封修撰後與槐里公俱贈嘉議

大夫禮部右侍郎今以伯安功俱追封新建伯祖
妣孟氏封淑人妣岑氏累封太淑人進封太夫人
公生正統丙寅九月孟淑人夢其姑抱緋衣玉帶
一童子授之曰婦事吾孝孫婦亦事汝孝吾與若
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世世榮華無替故公生
以今名名長兄以榮名符夢也公生而警敏始能
言槐里公口授以詩歌經耳輒成誦稍長讀書過
日不忘六歲與群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已大
醉去遺其所提囊取視之數十金也公度其醒必

後來恐人持去以投水中坐守之少頃其人果號
而至公迎謂曰求爾金邪爲指其處其人喜以一
錠爲謝却不受年十一從里師授業日異而月不
同歲終里師無所施其教年十四嘗與諸子弟讀
書龍泉山寺寺故有妖物爲祟解傷人寺僧復張
皇其事諸生皆喪氣走歸公獨留居妖亦寢滅僧
以爲異假妖勢恐且試之百方不色動僧謝曰君
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弱冠提學張公時敏試
其文與少傅木齋謝先生相甲乙並以狀元及第

奇之名遂起故家世族爭禮聘為子弟師浙江方伯祁陽甯君良擇師於張公張公曰必欲學行兼優無如王某者甯親造其館賓禮之請為子師延至祁陽湖日士聞而來從者踵相接居甯之梅莊別之積書數千卷日夕諷誦其間學益進祁公峻絕之三年如一日祁士有化服者門不利成化庚子癸解浙江第二人明年辛丑廷試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甲辰充廷試彌封官丁未同考會試弘治改元戊申與

修憲廟實錄充 經筵官己酉蒲九載以竹軒公憂去癸丑服闋遷右春坊右諭德丙辰命為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公 講筵音吐明暢詞多切直每以勤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邪佞為勸 孝廟嘉納焉內侍李廣方貴幸嘗講太學衍義至唐李輔國結張后表裏用事眾以事頗涉嫌欲諱之公朗然誦說無少避忌左右皆縮頸吐舌 上樂聞之不厭罷講 遣中官賜尚食 皇太子出閣詔選正人輔導用端國本公卿多薦公自是日侍

東宮講讀 眷賜加隆戊午 命主順天鄉試辛酉再主鄉試應天得士為多壬戌遷翰林院學士食從四品祿 命授庶吉士業修 大明會典為纂修官書成遷詹事府少詹事兼學士掌院事與編纂通鑑纂要是歲遷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武廟嗣位遣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以岑太夫人年高乞歸便養不 允明年改元丙寅瑾賊竊柄士夫側足立爭奔走其門求免禍公獨不往瑾銜之時伯安為兵部主事疏瑾罪惡瑾矯詔執之

幾斃 廷杖竄南荒以去瑾復移怒於公尋知為微時所聞名士意稍解冀公一見且將柄用焉公竟不往瑾益怒丁卯遷南京吏部尚書猶以舊故慰言冀必往謝公復不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公本不相涉者勒令致仕既歸有以其同年友事誣毀之者人謂公當速白不然且及罪公曰是焉能挽我我何忍訐吾友後伯安復官京師聞士夫論及此將疏辨於 朝公馳書止之曰汝將重吾過邪公性至孝初竹軒公病報至當道以不受當遷

官宜出受新命公卧家不出日憂懼不知所為踰月訃始至慟絕幾喪生襄塋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群至不為害久且益馴人謂孝感比致仕岑太夫人年近百歲公壽逾七十猶朝夕為童子嬉戲以悅親左右扶掖不忍斯頃去測太夫人卒塊苦擗踊過毀致疾及塋徒跣數十里疾益甚竟以是不起處諸昆弟篤友愛祿食贏餘恒與共之視其子若已出氣質醇厚坦坦自信不立邊幅議論風生由衷而發廣廷之論入對妻孥無異

語人有片善亟稱之有急惻然赴之至人有過惡則盡言規斥不少回曲坐是多遭嫉忌然人諒其無他則亦無深怨之者識宏而守固百務紛沓應之如流至臨危疑震蕩衆披靡惶惑獨卓立毅然不為變若是盖有人不及知者矣公之學一出于正書非正不讀客有以仙家長生之術來說者則峻拒之曰修身以俟命吾儒家法長生奚為儉素自持貨利得喪不屑為意樓居厄于火貲積一空親朋來救焚者款語如常為詩文取達意不以雕

刻為工而自合程度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
禮經大義諸書雜錄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
藏于家初配贈夫人鄭氏淵靜孝慈與公起微寒
同貧苦躬紡績以奉舅姑既貴恭儉不衰壽四十
一先公三十六年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
子男四長即伯安守仁名別號陽明子其學邃於
理性中外士爭師之稱陽明先生次守儉太學生
次守文郡庠生次守章女一適南京工部都水郎
中同邑徐愛初鄭夫人祔墓穴湖已而改殯郡南

石泉山石泉近有水患乃卜今地葬公云惟古賢
人君子未遇之時每以天下國家為己任出而登
仕其所遭際不同而其志有遂有不遂非人之所
能為也公少負奇氣壯強志存用世顧其職業恒
在文字間而未能達之於政際遇 孝宗講筵啓
沃 聖心簡在柄用有期不幸 龍馭上賓弗究
厥用晚登八座旋見沮於權奸偃蹇而歸豈非天
哉然有子如伯安所建立宏偉卓犖凡公之所欲
為噤而不得施用者皆於其子之身而顯施大發

之公又親及見之較之峻登大受既久且專而泯然無聞於世者其高下榮辱宜何如也王氏之先有植槐於庭蔭後三公者遜石翁大有之占其類是乎銘曰

孰不有母孰如公母壽七十之叟僂僂拜舞百歲而終歸得其所孰不有子公子天下士亶其忠勤以事其事不有其身惟徇之義是子是父允文允武勲在冊府帝錫之爵土其生不負而歿不朽銘以要諸久

海日先生行狀

國子司業門人陸深撰

先生姓王氏諱華字德輝別號實菴晚復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者又稱為龍山先生其先出自晉光祿大夫覽之曾孫右軍將軍羲之由琅琊徙居會稽之山陰後二十三代孫迪功壽又自山陰徙餘姚至先生之四世祖廣東叅議性常又五世矣叅議博學善識鑑有文武長才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

誠意伯劉伯溫微時嘗造焉叅議謂曰子真王佐才然異時勿累老夫則善矣伯溫既貴遂薦以爲兵部郎中擢廣東叅議卒死於苗難高祖諱彥達號秘湖漁隱漁隱年十六自苗中裹父尸歸葬朝夕哭墓下痛父以忠死簷衣惡食終身不仕鄉里以孝稱之曾祖諱與準號遜石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居秘湖陰嘗筮得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興必盛且久爾雖不及顯身

沒亦與有焉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卒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祖妣孟氏贈淑人父諱天叙別號竹軒封翰林院修撰贈禮部右侍郎妣岑氏封太淑人正統丙寅九月甲午先生生先夕孟淑人夢其姑趙抱一童子緋衣玉帶授之曰新婦平日事吾孝今孫婦事汝亦孝吾與若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子孫世世榮華無替故先生生而以今名名先生之長兄半岩先生以榮名夢故也先生生而警敏絕人始能言槐里先生

抱弄之因口授以古詩歌經耳輒成誦稍長使讀書過目不忘六歲時與群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已大醉遺其所提囊而去取視之數十金也先生度其人酒醒必復來恐人持去投水中坐守之有頃其人果號泣而至先生迎謂曰求爾金邪為指其處其人喜躍以一金謝先生笑却之曰不取爾數十金乃取爾一金乎客且慚且謝隨至先生家無少長咸遍拜而去岑太夫人嘗績窓下先生從旁坐讀書時邑中迎春里兒皆競呼出觀先生

獨安讀書不輟太夫人謂曰若亦整往觀乎先生曰大人誤矣觀春何若觀書太夫人喜曰兒是也吾言誤矣年十一從里師錢希寵學初習對句月餘習詩又兩月餘請習文數月之後學中諸生盡出其下錢公嘆異之曰歲終吾無以教爾矣縣令呵從到塾同學皆廢業擁觀先生據案朗誦若無睹錢奇之戲謂曰爾獨不顧令即謂爾倨傲呵責及爾且柰何先生曰令亦人耳視之奚為若誦書不輟彼亦便柰呵責也錢因語竹軒公曰公子德

器如是斷非凡兒十四歲時嘗與親朋數人讀書
龍泉山寺寺舊有妖為崇數人者皆富家子素豪
俠自負莫之信又多侵侮寺僧僧甚苦之信宿妖
作數人果有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衆皆失氣
狼狽走歸先生獨留居如常妖亦遂止僧咸以為
異每夜分輒衆燈屋號笑或瓦石撼卧榻或乘風
雨雷電之夕奮擊門障僧從壁隙中窺先生方正
襟危坐神氣自若輒又私相嘆異然益多方試之
技殫因從容問曰向妖為崇諸人皆被傷君能獨

無恐乎先生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君更有所
見乎先生曰吾何見僧曰此妖但觸犯之無得遂
已者君安得獨無所見乎先生笑曰吾見數沙彌
為崇耳諸僧相顧色動疑先生已覺其事因佯謂
曰此豈吾寺中亡過諸師兄為崇邪先生笑曰非
亡過諸師兄乃見在諸師弟耳僧曰君豈親見吾
儕為之但臆說耳先生曰吾雖非親見若非爾輩
親為何以知吾之必有見邪寺僧因具言其情且
嘆且謝曰吾儕實歎以此試君耳君天人也異時

福德何可量至今寺僧猶傳其事夫順壬午先生年十七以三禮投試邑中邑令奇其文後數日復特試之題下一揮而就令疑其偶遇宿構連三命題其應益捷因大奇賞謂曰吾子異日必大魁天下遠邇爭禮聘為子弟師提學松江張公時敏考校姚士以先生與木齋謝公為首並稱之曰二子皆當狀元及第福德不可量也方伯祁陽翁公良擇師於張公張曰但求舉業高等則如某某者皆可必欲學行兼優惟王某耳時先生甫踰弱冠翁

親至館舍講賓主禮請為其子師延至家湖湘之士翕然來從者以數十在祁居梅莊別墅墅中積書數千卷先生晝夜諷誦具間不入城市者三年永士有陳姓者聞先生篤學特至梅莊請益間取所積書叩之先生皆默誦如流陳嘆曰昔聞五經笥今乃見之祁俗好妓飲先生峻絕之比告歸祁士以先生客居三年矣乃祕兩妓於水次因餞先生於亭上宿焉客散妓從祕中出先生呼舟不得撤門為桴而渡衆始嘆服其難始先生在梅莊嘗

一夕夢迎春歸其家前後鼓吹播節中導白土牛
其後一人輿以從則方伯仁公謙也既覺先生以
竹軒公岑太夫人皆生於辛丑謂白為凶色心惡
之遂語諸生欲歸諸生堅留之甯生曰以絃占是
且大魁天下矣夫牛丑屬也謂之一元大
正辛金屬其色白春者一歲之首也世以狀元為
春元先生之登其在辛丑乎故事送狀元歸第者
京兆尹也其時杜公殆為京兆乎先生以親故遂
力辭而歸舟過洞庭阻風君山祠下因入祠謁祝

者迎問曰公豈王狀元邪先生曰何從知之祝者
曰疇昔之夕夢山神曰後日薄暮有王狀元來吾
以是知之先生異其言與梅莊之夢適相協因備
紀其事自是先生連舉不利至成化庚子始以第
二人發解明年辛丑果狀元及第杜公為京兆悉
如其占云是歲授官翰林院修撰甲辰 廷試進
士為彌封官丁未充會試同考官弘治改元與脩
憲廟寶錄充 經筵官己酉秩滿九載當遷聞竹
軒疾即移病不出當道使人來趨親友亦交勸之

且出遷官若凶聞果至不出未晚也先生曰親有疾已不能匍匐歸侍湯藥又逐逐奔走為遷官之圖須家信至幸而無恙出豈晚乎竟不出庚戌正月下旬竹軒之訃始至號慟屢絕即日南奔葬竹軒於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時群至先生晝夜哭其傍若無睹者久之益馴或傍廬卧人畜一不犯人以為異癸丑服滿陞右春坊右諭德充經筵講官嘗進勸學疏其畧謂貴緝熙于光明今每歲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之設或間

旬月而始一二行則緝熙之功無亦有間歟雖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而宋儒程頤所謂涵養本原薰陶德性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後可免於一暴十寒之患也 上然其言御講日數丙辰三月 特命為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四月以選正人端國本公卿會推為 東宮輔導戊午三月又 命兼 東宮講讀春賜日隆是歲奉 命主順天府鄉試辛酉又奉 命主應天鄉試壬戌陞翰林院學士從四品俸尋 命教庶吉士魯鐸

等繼又命與纂修大明會典踰年書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五月復命與編通鑑纂要六月陞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上以先生講釋明贍故特久任是歲冬命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還朝以岑太夫人年邁屢疏乞休以便色養不允尋陞禮部左侍郎明年武宗皇帝改元賊瑾用事呼吸成禍福士大夫奔走其門者如市先生獨不之顧時先生元子今封新建伯方為兵部主事上疏論瑾罪惡瑾大怒既逐新

建復移怒於先生然瑾微時嘗從先生鄉人方正習書史備聞先生平日處家孝友忠信之詳心敬慕之先生蓋不知也瑾後知為先生怒稍解嘗語陰使人謂於先生有舊若一見可立躋相位先生不可瑾意漸拂丁卯陞南京吏部尚書瑾猶以舊故使人慰之曰不久將大召冀必往謝先生又不行瑾復大怒然先生乃無可加之罪遂推尋禮部時舊事與先生無干者傳旨令致仕先生聞命忻然束裝而歸曰吾自此可免於禍矣既而有

以同年友事誣毀先生於朝者人咸勸先生一
白先生曰某吾同年友若白之是我訐其友矣是
焉能免我哉竟不辨後新建復官京師聞士夫之
論具本奏辨先生聞之即馳書止之曰是以爲吾
平生之大耻乎吾本無可耻今廼無故而攻發其
友之陰私是反爲吾求一大耻矣人謂汝智於吾
吾不信也廼不復辨歷事三朝惟孝廟最知
末年尤加眷注屢因進講勸上勤聖學戒逸豫
親仁賢遠邪佞上皆虚心嘉納故事講官數人

當直者必先期演習至上前猶或盪張失措先
生未嘗豫習及進講又甚條暢一日上已幸講
筵直講者忽風眩仆地衆皆惶遽共推先生代先
生從容就案展卷敷析尤極整暇衆咸服其器度
內侍李廣者方貴幸嘗於文華殿講大學衍義
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諸學士欲諱不敢
言先生特誦說朗然開諷明切左右聞者皆縮頸
吐舌而上樂聞不厭明日罷講命中官賜食
中官密語先生云連日先生講書明白聖心甚

喜甚加眷念先生自慶知遇益用剴切 上亦精
勤彌勵詎意 孝廟升遐先生志未及行亦偃蹇
而歸矣天道如斯嗚呼悲夫先生氣質醇厚平生
無矯言飾行仁恕坦直不立邊幅與人無衆寡大
小待之如一談笑言議由衷而發廣庭之論入對
妻孥曾無兩語人有片善稱之不容口有急難來
控者惻然若身陷於溝穽忘已拯救之雖以此招
謗取嫌亦不恤然於人有過惡亦直言規切不肯
少回曲以是往往反遭嫉忌然人亦知其實心無

他則亦無有深怨之者先生才識宏達無所不可
而操持堅的屹不可動百務紛沓應之沛然未嘗
見其有難處之事至臨危疑震蕩衆多披靡惶惑
而先生毅然卓立然未嘗以此自表見故人之知
者罕矣爲詩文皆信筆立就不事雕刻但取詞達
而止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書
雜錄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先生孝友出于
天性祿食盈餘皆與諸昆弟共之視諸昆弟之子
不啻已出竹軒公及岑太夫人色愛之養無所不

至太夫人已百歲先生亦壽踰七十矣朝夕為童子色嬉戲左右撫摩扶掖未嘗少離或時為親朋山水之邀乘舟斲出忽念太夫人即蹙然反棹及太夫人之歿寢苦蔬食哀毀踰節因以得疾逮葬跣足隨號行數十里於是疾勢愈增病卧踰年始漸瘳然自是氣益衰先生素聞寧濠之惡疑其亂嘗私謂所親曰異時天下之禍必自茲人始矣令家人卜地於上虞之龍溪使其族人之居溪傍者買田築室潛為棲遯之計至是正德己卯寧濠果

發兵為變遠近傳聞駭愕且謂新建公亦以過害盡室驚惶請徙龍溪先生曰吾往歲為龍溪之卜以有老母在耳今老母已入土使吾兒果不幸遇害吾何所逃於天地乎飭家人勿輕語動已而新建起兵之檄至親朋皆來賀益勸先生宜速逃龍溪咸謂新建既與濠為敵其勢必陰使奸人來不利於公先生笑曰吾兒能棄家殺賊吾乃獨先去以為民望乎 祖宗德澤在天下必不使殘賊覆亂宗國行見其敗也吾為 國大臣恨已老不能

荷戈首敵倘不幸勝負之筭不可期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趨郡縣宜急調兵糧且禁訛言勿令搖動鄉人來竊視先生方晏然如平居亦皆稍稍復定不旬月新建捷至果如先生所料親朋皆攜酒交慶先生曰此祖宗深仁厚澤漸漬人心紀綱法度維持周密朝廷威靈震懾四海蒼生不當罹此荼毒故旬月之間罪人斯得皆天意也豈吾一書生所能辨此哉然吾以垂盡之年幸免委填溝壑家門無夷僂之慘鄉里子弟又

皆得免於征輸調發吾兒幸全首領父子相見有日凡此皆足以稍慰目前者也諸親友咸喜極飲盡歡而罷已而武廟南巡奸黨害新建之功飛語構陷危疑洶洶旦夕不可測群小偵伺旁午於道或來先生家私籍其產宇丁畜若將抄沒之爲姻族皆震撼莫知所出先生寂若無聞日休田野間惟戒家人謹出入慎言語而已辛巳今上龍飛始下詔宣白新建之功召還京師新建因得便道歸省尋進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遣行

人賁白金文綺慰勞新建遂下 溫旨存問先生
於家無有羊酒之賜適先生誕辰親朋咸集新建
捧觴為壽先生蹙然曰吾父子不相見者幾年矣
始汝平寇南贛日夜勞瘁吾雖憂汝之疾然臣職
宜爾不敢為汝憂也寧濠之變皆以汝為死矣而
不死皆以事為難平矣而卒平吾雖幸汝之成然
此實天意非人力可及吾不敢為汝幸也讒構朋
興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知不免矣人皆為汝
危吾能無危乎然於此特惟有致命遂志動心忍

性不為無益雖為汝危又復為汝喜也 天開日
月顯忠遂良等官高爵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
一堂人皆以為榮吾謂非榮乎然盛者衰之始福
者禍之基雖以為榮復以為懼也夫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於牖下孰與犯盈滿
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邪新建洗而跽曰大人
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聞者皆嘆息感動於是
會其鄉黨親友置酒燕樂者月餘歲且暮疾復作
新建率其諸弟日夜侍湯藥壬午正月勢轉劇二

月十二日巳丑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七臨絕神
識精明畧無昏憤時 朝廷推論新建之功進封
先生及竹軒槐里皆為新建伯是日部客適至屬
疾且革先生聞使者已在門促新建及諸弟曰雖
倉遽烏可以廢禮爾輩必皆出迎間已成禮然後
嚮然瞑目而逝先生始致政歸客有以神仙之術
來說者先生謝之曰人所以樂生於天地之間以
內有父母昆弟妻子宗族之親外有君臣朋友姻
戚之懿從遊聚樂無相離也今皆去此而孑然獨

往於深山絕谷此與死者何異夫清心寡欲以怡
神定志此聖賢之學所自有吾但安樂委順聽盡
於天而已奚以長生為乎客謝曰神仙之學正謂
世人悅生惡死故其所欲而漸次導之今公已無
惡死悅生之心固以默契神仙之妙吾術無所用
矣先生於異道外術一切竒詭之說廓然皆無所
入惟岑太夫人稍崇佛教則又時時曲意順從之
亦復不以為累也先生既歸即息意丘園或時與
田夫野老同遊共談笑蕭然形迹之外人有勸之

宜且閉門養威重者先生笑曰汝豈欲我更求作好官邪性喜節儉然於貨利得喪曾不以介意嘗構樓居十數楹甫成而火貲積爲之一蕩親友來救焚者先生皆一一從容款接談笑衍衍如平時畧不見有倉遽之色人以此咸嘆服其德量云先生元配贈夫人鄭氏淵靖孝慈與先生共甘貧苦起微寒躬操井臼勤紡績以奉舅姑既貴而恭儉益至壽四十九先生三十六年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四人長守仁鄭出南京兵部尚

書封新建伯次守樞楊出太學生次守文趙出郡庠生次守章楊出一女趙出適南京工部都水郎中同邑徐愛始鄭夫人殯郡南之石泉山已而有水患乃卜地於天柱峯之陽而葬先生焉深先生南畿所錄士也暨於登朝獲從班行之末受教最深又辱與新建公游處出入門牆最久每當侍側講道之際觀法者多矣正德壬申秋以使事之餘迂道拜先生於龍山里第扁舟載酒相與遊南鎮諸山乃休於陽明洞天之下執手命之曰此吾兒

之志也大業日遠子必勉之臨望而別嗚呼深鄙
陋無狀不足以窺見高深然不敢謂之不知先生
也謹按王君琥所錄行實泣而叙之將以上于史
官告於當世之司文柄者伏惟採擇焉

陽明先生墓誌銘

甘泉湛若水撰

甘泉子挈家閉關於西樵烟霞之洞故友新建伯
陽明王先生之子正億以其岳舅禮部尚書久菴
黃公之狀及書來請墓銘曰公知陽明公者也非

公莫能銘甘泉子曰吾又何辭焉公知陽明公者
也非公莫能狀公狀之吾銘之公狀其詳吾銘其
大吾又何義之辭焉乃發狀而謹按之讀世系狀
云云曰公出於龍山狀元太宗伯公華太宗伯公
出於贈禮部侍郎竹軒公天叙竹軒公出於大學
生贈禮部侍郎槐里公傑槐里公出於遜石公與
準厥有禮易之傳遜石公出於秘湖漁隱公彥達
秘湖出於性常公綱有文武長才與括蒼劉伯溫
友善仕爲廣東叅議死難也推其華胄遙遙遠派

於晉高士羲之光祿大夫覽焉曰公其有所本之
矣夫水土之積也厚其生物必蕃有以也夫讀誕
生狀云云曰祖妣岑太淑人有赤子乘雲下畀天
樂導之之夢公乃誕焉是名曰雲蓋徵之矣神僧
言之遂改今名曰然則陽明公殆神授歟其異人
矣六年乃言十一年有金山之詩十七年聞一齋
聖人可學之語曰其有所啓之矣讀學術狀云云
曰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
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

丙寅始歸正于聖賢之學會甘泉子於京師語人
曰守仁從宦三十年未見此人甘泉子語人亦曰
若水泛觀於四方未見此人遂相與定交講學一
宗程氏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之指故陽明
公初主格物之說後主良知之說甘泉子一主隨
處體認天理之說然皆聖賢宗指也而人或舍其
精義各滯執於彼此言語蓋失之矣故甘泉子嘗
爲之語曰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以言其
交用則同也讀仕進狀云云曰初舉己未禮闈第

一徐穆爭之落第二然益有聲登進士試工部差
督造王威寧墳辭却金幣獨受軍中佩劍之贈適
符少時夢蓋兆之矣疏邊務朝政之失有聲授刑
部主事審囚淮甸有聲告病歸養起補兵部主事
上疏乞宥南京所執諫官戴銑等毋使遠道致死
朝廷有殺諫官之名劉瑾怒矯詔廷杖之不死謫
貴州龍場驛萬里矣而公不少怵甘泉子贈之九
章其七章云皇天常無私日月常盈虧聖人常無
為萬物常往來何名為無為自然無安排勿忘與

勿助此中有天機其九章云天地我一體宇宙本
同家與君心已通別離何怨嗟浮雲去不停游子
路轉賒願言崇明德浩浩同無涯及居夷端居默
坐而夷人化惡為善有聲人或告曰陽明公至浙
沉于江矣至福建始起矣登鼓山之詩曰海上曾
爲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有徵矣甘泉子聞之
笑曰此佯狂避世也故爲之作詩有云佯狂欲浮
海說夢痴人前及後數年會于滁乃吐實彼誇虛
執有以爲神奇者烏足以知公者哉復起尹廬陵

卧治六月而百務具理有聲取入南京刑部主事
留為吏部驗封主事有聲陽明公謂甘泉子曰乃
今可卜鄰矣遂就甘泉子長安灰厰右鄰居之時
講于大興隆寺而久庵黃公宗賢會焉三人相懽
語合意久庵曰他日天台鴈蕩當為二公作兩草
亭矣後合兩為一焉明道一也明年甘泉子使安
南後二年陽明公遷貳南太僕聚徒講學有聲甘
泉子還期會于滁陽之間夜論儒釋之道又明年
甘泉子丁憂扶母柩南歸陽明公時為南大鴻臚

逆吊于龍江闕尋遷南贛都憲矣讀平贛之狀云
云曰夫倡三廣夾攻之策收橫水左溪桶岡泃頭
之功用兵如神矣甘泉子曰雖有大司馬王晉谿
之知請授之便宜旗牌以備他用亦以陽明公素
養銳士於營以待不時之出也迅雷呼吸之間也
又以身先士卒以作軍氣也讀平江西之狀云云
曰甘泉子先是在憂致書於公幸因閩行之使以
去也蓋公前有宰相之隙後有江西未萌之禍不
去必為楚人所鈐兩不報未幾有寧府之變公幾

金書卷三十七
世德紀
三十六
陷於虎口然而贛兵素振既足為之牽制而倡義
檄諸府縣與兵會豐城誓師分攻七門七門大開
遂除留守之黨封府庫之財收刼取之印安協從
之民釋被報之囚表死難之忠據省城絕其歸路
直趨樵舍因成擒賊之功是水也以淺見測淵謀
也然始而翕然稱為掀天揭地之功矣既而大吏
妬焉內幸爭功者附焉輾轉殫力竭精矣僅乃得
免或未嘗不思前慮也所以危而不死者內臣張
永護之也於大吏門列不亦愧乎由是遂流為先

與後擒之言上下騰沸是不足辯也夫陽明逆知
宸濠有異志劉養正來說必得公乃發公應之曰
時非桀紂世無湯武臣有伏節死義耳其猶使異
生元亨往與之語者實欲誘其善不動干戈潛消
莫大之禍也使陽明公而實許養正則宸濠殺孫
都憲許副使必待陽明至乃發陽明未至而發者
知絕意于陽明之與已矣使陽明實許之必乘風
直抵南昌必不與豐城聞顧泌告變即謀南奔以
倡大義奪漁艇使如漁人然以奔吉安矣其宸濠

兵校追公者非迎公也將協公也且宸濠之上不能直趨中原以北中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以陽明為之制其尾兵威足以累之使不前也又取據省城絕其資重與歸路也功莫大焉者也若夫百年之後忌妬者盡死天理在人心者復明則公論定矣已而該部果題 賜勅錫勞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歲支米一千石于時天其將定矣而置之南者有人焉以叅乎其間矣公

丁父憂而四方從學者日衆有迎忌者意致有僞學之劾者人其勝天乎或以浮語沮公六年不召尋以論薦 命為兩廣總制軍務平岑猛之亂或曰其且進且沮使公不得入輔乎讀思田之狀云云曰公奏行剿之患十行撫之善十乃撤防兵解戰甲諭威信受來降杖土目復岑後設流守而思田平夫陽明公不革岑猛之後之士官以夷治夷也盧蘇等杖之百而釋之置流守以制焉仁義之術也人知殺伐之為功而不知神武不殺者功之

上也仁義兩全之道也讀八寨之狀云云曰檄叅
將會守巡命指揮馬文瑞永順宣慰彭明輔保靖
宣慰彭九霄分兵布哨擒斬賊酋黨與遂破諸巢
移衛所制諸蠻貫八寨之中扼道路之衝設縣治
增城堡皆保治安民之要或曰八峒掩襲村落以
爲功無破巢之功也無功以爲有功也何則辯之
曰夫陽明之貪功當取岑猛盧蘇之大功而不取
焉不宜捨其大者取其小者其亦不智不武也謂
陽明公爲之乎夫宣慰諸哨之兵可襲則襲出其

不意兵法之奇不可預授者也而以病陽明焉將
使爲宋襄陳儒之愚已耶非馭我不測之威矣事
竣而請歸告病危矣不待報而遽行且行且候
命其卒於南安途次而不及 命下亦命也江西
輔臣進帖以譖公 上革之恤典人衆之勝天也
亦命也百年之後天定將不勝人矣乎甘泉子始
召入禮部面叩輔臣曰外人皆云陽明之事乃公
爲之乎輔臣默然然亦不以作怒加禍猶爲有君
子度量焉可尚也公卒之日兩廣江西之民相與

吊于途曰哲人其痿矣士夫之知者相與語於朝
曰忠良其逝矣四方同志者且與吊於家曰斯文
其喪矣久庵公爲之狀六年而後就慎重也甘泉
子曰吾志其大義銘諸墓將使觀厥詳於狀也銘
曰

南鎮嶙嶙在浙之濱奇氣鬱積是生異人生而氣
靈乘雲降精十一金山詩成鬼驚志學踰二廣信
館次婁公一言聖學可至長而任俠未脫舊習馳
馬試劍古文出入變化屢遷逃仙逃禪一變至道

丙寅之年邂逅語契相期共詣天地為體物莫非
已抗疏 廷杖龍塲烟瘴居夷何陋諸蠻歸向起
尹廬陵卧治不庭六月之間百廢具典入司驗封
衆志皆通孚于同朝執經相從轉南太僕鴻臚太
畜遂巡南贛乃展驥足涖頭桶岡三廣夾攻身先
士卒屢收奇功蓄勇養銳隱然有待云胡養正陰
謀來說詐言尊師公明灼知異子徃化消變無為
閩道豐城及變未萌聞變遄返心事以明旌旗蔽
空聲義下江尾兵累之北趨不從乃擒巨賊乃親

獻馘爭功欲殺未也護翊彼同袍者反戈不怙隱之于心以莫不戚憂居六年起治思田撫而不戕夷情晏然武文兼資仁義並行神武不殺是稱天兵凡厥操縱聖學妙用一以貫之同靜異動

陽明先生行狀

門人黃綰撰

陽明先生王公諱守仁字伯安其先琅琊人晉光祿大夫覽之後覽曾孫羲之少隨父曠渡江家建康不樂徙會稽其後復徙剡之華塘自華塘徙石

堰又徙達溪有曰壽者仕至迪功郎乃徙居餘姚六世祖諱綱字性常博學善識鑑有文武長才與永嘉高則誠宗人高元章括蒼劉伯溫友善仕國朝為廣東叅議死苗難五世祖諱彥達號秘湖漁隱有孝行高祖諱與準號遯石翁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曾祖諱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為太學生贈禮部右侍郎曾祖妣孟氏贈淑人祖諱天叙號竹軒封翰林院編修贈禮部右侍郎祖妣岑氏封太淑人父諱華成化辛丑狀元及第仕至南

京吏部尚書封新建伯妣鄭氏封孺人贈夫人繼
母趙氏封夫人鄭氏孕十四月而生公誕夕岑太
淑人夢天神抱一赤子乘雲而來導以鼓樂與岑
岑寤而公生名曰雲六歲不言一日有僧過之摩
其頂曰有此寧馨兒却叫壞了龍山公悟改今名
遂言穎異頓髮年十一竹軒翁攜之上京過金山
作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
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有相者謂塾師曰
此子他日官至極品當立異等功名年十三侍龍

山公為考官入場評卷高下皆當性豪邁不羈喜
任俠畿內石英王舅湖廣石和尚之亂為書將獻
于朝請徃征之龍山公力止之年十七至江西成
婚于外舅養和諸公官舍明年還廣信謁一齋婁
先生異其質語以所當學而又期以聖人為可學
而至遂深契之領弘治壬子年鄉薦已未登進士
觀政工部與太原喬宇廣信汪俊河南李慶陽何
景明姑蘇顧璘徐禎卿山東邊貢諸公以才名爭
馳騁學古詩文 欽差督造成寧伯王公墳于河

間馭役夫以十五之法暇即演八陣圖識者已知
其有遠志少日嘗夢威寧伯授以寶劍既竣事威
寧家以金幣為謝辭不受乃出威寧軍中佩劍贈
之適符其夢受焉時有慧星及韃虜猖獗上疏論
邊務因言朝政之失辭極剴切明年授刑部主事
差往淮甸審囚多所平反復命日事案牘夜歸必
燃燈讀五經及先秦兩漢書為文字益工龍山公
恐過勞成疾禁家人不許置燈書室俟龍山公寢
復燃必至夜分因得嘔血疾者殆庶越闕陽明書

院究極仙經秘旨靜坐為長生久視之道又誦
知其友王思裕等四人欲訪公方出五雲門即命
僕要于路歷語其故四人驚以為神甲子聘為山
東鄉試考官至今海內所稱重者皆所取士也改
兵部武庫司主事明年白沙陳先生高第甘泉湛
公若水一會而定交共明聖學明年丙寅正德改
元宦官劉瑾竊國柄作威福差官校至南京拏給
事中戴銑等下獄公上疏乞宥之瑾怒矯詔廷
杖五十斃而復甦謫貴州龍場驛丞瑾怒未釋公

行至錢塘度或不免乃托為投江潛入武夷山中
決意遠遊夜至一山庵投宿不納行半里許見一
古廟遂據香案卧黎明道士特往視之方熟睡乃
推醒曰此虎狼穴也何得無恙因詰公出處公乃
吐實道士曰如公所志將來必有赤族之禍公問
何以至此道士曰公既有名朝野若果由此匿跡
將來之徒假名以鼓舞人心 朝廷尋究汝家豈
不致赤族之禍公深然其言嘗有詩云海上曾為
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遂由武夷至廣信沂彭

蠶歷沅湘至龍場始至無屋可居茭于叢棘間遷
于東峰就石穴而居夷俗于中土人至必蠱殺之
及卜公于蠱神不協于是日來親附以所居陰濕
乃相與伐木為何陋軒君子亭賓陽堂玩易窩以
居之三僕歷險冒瘴皆病公日夕躬為湯糜調護
之瑾欲害公之意未已公於一切得失榮辱皆能
超脫惟生死一念尚不能遣于心乃為石廓自誓
曰吾今惟俟死而已他復何計日夜端居默坐澄
心精慮以求諸靜一之中一夕忽大悟踴躍若狂

者以所記憶五經之言證之一一相契獨與晦庵
註疏若相抵牾恒往來於心因著五經臆說時元
山席公官貴陽聞其言論謂為聖學復睹公因取
朱子大全閱之見其晚年論議自知其所學之非
至有誑已誑人之說曰晦翁亦已自悔矣日與學
者講究體察愈益精明而從游者衆時思州守遣
人至龍場稍侮慢公諸役夫咸憤惋輒相與毆辱
之守大怒曰憲副毛公科令公請謝且喻以禍福
公致書于守遂釋然愈敬重公安宣慰聞公名使

人餽米肉給使令辭不受既又重以金帛鞍馬復
固辭不受及議減驛事則力折之且申說 朝廷
威信令甲其議遂寢已而僮酋有阿賈阿札者標
掠為地方患公復以書詆諷之安悚然操切所部
民賴以寧庚午陞廬陵知縣比至稽 國初舊制
慎選里正三老委以詞訟公坐視其成罔囿清虛
是歲冬以朝 覲入京調南京刑部主事館于大
興隆寺予時為後軍都事少嘗有志聖學求之紫
陽濂洛象山之書日事靜坐雖與公有通家之舊

實未嘗深知其學執友柴墟儲公懽與予書曰近日士夫如王君伯安趨向正造詣深不專文字之學足下肯出與之游麗澤之益未必不多予因而慕公即夕趨見適湛公共坐室中公出與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而遽至此也予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功公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即問曾識湛原明否來日請會以訂我三人終身共學之盟明日公令人邀予至公館中會湛公共拜而盟又數日湛公與予語欲謀白巖喬公轉告冢宰遂庵

揚公留公止曹楊公乃擢公為吏部驗封主事予三人者自職事之外稍暇必會講飲食啓居日必共之各相砥勵未幾陞文選員外郎陞考功郎中而學益不懈士大夫之有志者皆相率從游如此二年而湛公使安南予與公又居一年壬申冬予以疾告歸公為文及詩送予且托予結廬天台鴈蕩之間而共老焉湛公又欲買地蕭山湘湖之間結廬與予三人共之明年癸酉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從游者日益衆甲戌陞南京鴻臚寺卿始專以

良知之旨訓學者乙亥 朝廷舉考察之典為䟽
自効力乞休致以踐前言不允八月又上䟽力以
疾甚乞養病又不允明年丙子十月陞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撫鎮南贛汀漳等處先是南贛撫鎮屢
用非人山谷兇民初為攘竊漸至劫掠州縣肆無
忌憚遠近視效凡在虔楚閩廣接壤山谷無非賊
巢小大有司束手無策皆謂終不可除兵部尚書
王公瓊獨知公特薦而用之又懇䟽以辭亦不允
督旨益嚴公遂受 命既至南贛先嚴戰禦之法

時龍南賊二千餘突至信豐又糾合廣東龍川泐
頭諸賊酋分隊以進勢甚猖獗公於未戰之先令
兵備官調兵斷賊歸路又委官統領前後夾擊又
曰此賊既離巢穴利在速戰又令乘險設伏厚集
以待及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進無所獲
退無所據不過旬日可以坐擒一違節制以軍法
從事先時在官吏書門皂及在門軍民陰陽占卜
皆與賊通日在官府左右訶覘不惟言出于口賊
必先知凡意向顏色之間賊亦知之公知其然在

此則示以彼在彼則示以此每令陰陽擇日日者
占卜或已吉而不用或欲用而中止每勵兵蓐食
令俟期而發兵竟不出賊各依險自固四路設伏
公潛令三省兵備官各率兵從徑道與賊交鋒前
後大戰數合擒斬首俘獲無算餘黨奔聚象湖山
拒守諭令佯言犒軍退師俟秋再舉密探虛實乘
賊懈弛以護送廣東布政使邵蕡為名選精兵一
千五百當先重兵四千二百繼後夜半自率數十
騎至密招前軍來令分三路各衝枚直趨象湖山

搗其巢穴我兵奪據隘口賊猶不知賊雖失險其
間驍悍猶能凌絕谷超距如飛復據上層峻險四
面飛打滾木礮石以死拒敵我兵奮勇鏖戰自辰
至午三省所發奇兵復從間道鼓噪突登始驚潰
大敗我兵乘勝追殺擒斬俘獲無算墜崖壑而死
者不可勝計餘黨復入流恩山岡等巢與諸賊合
勢明日復戰賊又不利遂入廣東界上黃蠟樟溪
大山賊酋詹師富等恃居可塘洞山寨聚糧守險
勢甚強固公命分兵五路攻擊與賊連戰令知府

鍾湘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處擒斬俘獲益多其
脇從餘黨悉願攜家以聽撫安公委官招撫復業
者四千餘人又令僉事顧應祥等委官統領軍兵
會同福建剋期進剿揚言班師出其不意從牛皮
石嶺脚等處分爲三哨鼓噪並進賊瞻顧不暇望
風瓦解攻破古村柘林白土村赤石巖等巢直搗
箭灌及攻破水竹大重玩苦宅溪苦宅溪清泉溪
曰羅南山等巢直搗洋竹洞三角湖等處前後大
戰十餘俘獲四千人有奇牛馬貨物無算嘗上疏

申明賞罰以勵人心因請 勅便宜行事及請令
旗令牌不報及是大庾南康上猶三縣峯賊虜掠
居民廣東泃頭等處強池大鬚等三千餘徒突圍
南康縣殺損官兵與湖廣桂陽廣東樂昌等巢相
聯盤據流劫三省時兵備等官請調三省狼達等
兵與官兵夾剿又上疏論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
輸之苦重困於民仍請便宜行事期于成功不限
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勸事無掣肘
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日剪月削可使漸盡復

請添設清平縣治通鹽法以足兵食會湖廣巡撫
都御史秦公金奏請夾剿䟽下復上䟽議處兵糧
事宜六月召知府李敷縣丞舒富等密授方畧領
兵分剿生擒賊酋陳曰能等搗其巢俘獲賊黨無
算又上䟽論三省交剿方畧先是屢請 勅便宜
行事衆皆笑公爲迂惟尚書王公慨然曰 朝廷
此等權柄不與此等人用又與誰用我必與之故
因公䟽覆議奉 旨改公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
務 賜勅書及前所請旗牌便宜行事廷議以公

前攻破長富村象湖山可塘洞諸處擒斬首從賊
級數多降 勅獎勵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
二表裏時汀漳左溪賊酋藍天鳳與贛南上新穩
下等洞賊酋雷鳴聰高文輝等相結盤據千里茶
毒三省公與諸從事議曰諸巢爲患雖同事勢各
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
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
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
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

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我出其不意進
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
勢如破竹矣議既決命指揮邾文帥兵千餘自大
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帥兵千餘自大庾縣聶都
入知府季敦帥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
富帥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親帥兵千餘自南
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水與諸軍會命副使楊璋
叅議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是
月初七日各哨齊發初十日進兵至坪會間諜訶

知各險隘皆設滾木礮石公度此時賊已據險
未可近乃自率兵乘夜遂進未至賊巢三十里止
舍使人伐木立柵間鑿設堠示以久屯之形復遣
官分帥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
齎銃砲鈎鎌使由間道攀崖壁上分列遠近極
高山頂以規賊張立旗幟勢茅為數千竈度我兵
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黎明公進兵至十
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砲聲如雷
烟焰四起我兵復呼哨分逼銃箭齊發賊皆驚潰

失措以為官兵盡破其巢遂棄險退走公預遣千
戶陳偉高睿分帥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
其衮木礮石我兵乘勝驟進指揮謝景馬廷瑞兵
由間道先入悉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
橫水既破遂乘勝進攻左溪擒斬首級無算俘獲
男婦牛馬什物不可勝算會霧雨連日公令休兵
犒勞是月二十七日官兵乘勝進攻桶岡公復議
桶岡天險四山壁立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參天
深林絕谷不覩日月因詢訪鄉導賊所由入惟鎖

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皆假棧梯壑
黃懸絕壁而上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
回取道半月始至令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
聲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不從乘其
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縱所獲桶岡賊鍾景縉
入賊營期以翼日早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恐
集衆會議又遣縣丞舒富帥數百人屯鎖匙龍促
使出降遣知府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
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戩入葫蘆洞皆于是月晦日

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明早冒雨疾登賊
酋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
愕散亂猶驅其男婦千餘人據內隘絕險隔水為
陣以拒我兵渡水前擊復分部左右夾攻賊不能
支且戰且却及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賊乃敗走
桶岡諸巢悉平親行相視形勢據險之隘議以其
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徭斷其往來之路又進
兵攻穩下朱坑等巢悉平又以湖廣二省之兵方
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雖得

必無乃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寮諸隘餘兵令回近
縣休息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驅卒不過萬
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
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又疏請三縣適中
之處立崇義縣移置小溪驛于大庾縣城內使督
兵防遏泃頭賊酋池大鬚等聞橫水諸巢皆破始
懼加兵乃遣其弟池仲安等率老弱二百餘徒赴
軍門投降隨衆立效意在緩兵因窺虛實乘間內
應公逆知其謀乃陽許之及進攻桶岡使領其衆

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十一月池大鬚等聞復破桶岡益懼爲戰守備公使人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虞官兵也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等擅兵仇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伐木開道將回兵湫頭取道往征之賊聞之且喜且懼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爲池大鬚所脇而三人者獨深忌之乃來告變云池大鬚僭號設官及以僞授盧珂等

金龍霸王官爵印信來首公先已諜知其事乃復陽怒不信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諭其意珂遂遣人歸集其衆待時而發又使人往諭池大鬚且密購其所親信頭目二十人陰說之同部下百八十人使自來投訴還贛乃張樂大亨將士下令城中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賊衆皆喜遂弛其備池大鬚等乃謂其衆曰若要伸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勘破率其麾下四十人自詣贛公使人探知池大鬚已就道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候

報而發又使人督集盧珂等兵俱至今所屬官寮
以次設羊酒日犒池大鬢等以緩其歸會正旦之
明日復設犒于庭先伏甲士引池大鬢入并其黨
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實于獄斬之
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入巢諸哨兵皆
從各徑道以入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令水直
搗下泫大巢與各哨兵會于三泫先是賊徒得池
大鬢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散處各巢至
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分投出禦悉其精

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于龍子嶺我兵聚為
三衝犄角而前大戰良久賊敗復奮擊數十合遂
克上中下三泫各哨官兵遙聞三泫大巢已破皆
奮勇齊進各賊潰敗遂進攻九連山于是選精銳
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
賊所據峒下澗道而過賊以為各巢敗散之黨皆
從峒下招呼我兵亦佯應之賊疑不敢擊已度險
遂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為我兵併勢衝敵我兵
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公度其必潰預令各

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潛遯邀擊而悉俘之
前後擒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噐仗什物不
可勝計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人及遠近村寨一
時為賊所驅從惡未久者勢窮計迫聚于九連谷
口呼號痛哭誠心投降遣邢珣實量加責治籍
其名數悉安插於白沙相視險易經理立縣設隘
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贛人皆戴香
遮道而迎為立生祠又家肖其像而歲時祭禱上
疏乞休致不允又以龍川諸處係山林險阻之所

盜賊屯聚之鄉當四縣交界之隙乃三省閩餘之
地政教不及人迹罕到其間接連閩廣反覆賊巢
動以百數據而守之真足控諸賊之往來杜奸宄
之潛匿遂疏請于和平地方建設和平縣治以扼
其要害又以大賊酋龔福全高仲仁李斌吳玠等
邀路劫殺軍民攻掠郡縣命三省將官剿平上三
省夾剿捷音疏 朝廷論功行賞陞右副都御史
廕子一人錦衣衛世襲百戶寫勅獎勵懇疏辭免
乞原職致仕 溫旨慰留因奏平定廣東韶州府

樂昌縣等賊捷音查例加陞子本衛世襲副千戶
在贛雖軍旅擾擾四方從游日衆而講學不廢褒
崇象山陸子之後以扶正學贛人初與賊通俗多
鄙野為立保甲十家牌法於是作業出入皆有紀
又行鄉約教勸禮讓又親書教誡四章使之家喻
戶曉而贛俗丕變贛人多為良善而問學君子亦
多矣十四年正月再疏乞放歸田里當路忌公欲
從其請王公瓊逆知宸濠必將為變一日召其屬
主事應典曰我寘王某于江西與之便宜行事者

不但為溪洞諸賊而已或有他變若無便宜行事
勅書旗牌將何施用時福建有軍人進貴等之變
王公曰此小事不足煩王某但假此以牽便宜勅
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爾可為我做一題稿來看
稿成具題降勅與公曰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
協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
叅奏定奪時濠陰謀不軌亦已有年一日令安福
舉人劉養正往說公云寧王尊師重道有湯武之
資欲從公講明正學公咲曰殿下能舍去王爵否

既而令門人冀元亨先往與濠講學以探其誠否
元亨與語矛盾濠怒遣還密使人殺于途不果公
以六月初九日自贛往福建勘事十五日至豐城
縣界典史鄞人報濠反狀繼而知縣顧似具言之
公度單旅倉猝兵力未集難即勤王亟欲逆流趨
吉安南風方盛舟人聞宸濠發千餘人來劫公畏
不敢發乃以逆流無風爲辭公密禱于舟中誓死
報國無何北風大作舟人猶不肯行拔劍馘其耳
遂發舟薄暮度勢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行留

麾下一人服已冠服在舟中濠兵果犯舟而公不
在欲殺其代者一人曰何益遂捨之故追不及是
夜至臨江知府戴德孺喜甚留公入城調度曰臨
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
吉安為宜又以三策籌之曰濠若出上策直趨京
師出其不意則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南都
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則
勤王之事尚易為也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為間
諜假奉朝廷密旨先知寧府將反行令兩廣湖